

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研究所

碩 士 論 文

從異常心理學之性障礙來探討

《假面的告白》



指導教授：劉崇稜

研究生：曾建勳

中華民國 97 年 11 月

## 目錄

緒論	-1
研究目的與方法	-5
<b>第一章 異常心理學的定義</b>	
第一節 何謂異常心理學	-8
第二節 何謂性障礙	-12
第三節 同性戀	-16
<b>第二章 在《假面的告白》當中男主角的幼年時期</b>	
第一節 三島由紀夫與《假面的告白》	-22
第二節 與男性的交流	-28
第三節 與女性的交流	-34
第四節 本章結論	-42
<b>第三章 在《假面的告白》當中男主角的少年時期</b>	
第一節 與男性的交流	-45
第二節 與女性的交流	-53
第三節 本章結論	-56
<b>第四章 在《假面的告白》當中男主角的青年時期</b>	
第一節 與男性的交流	-58
第二節 與女性的交流	-62
第三節 本章結論	-67
總結	-69
參考文獻	-76

## 緒論

“性”的定義是甚麼，要將它做完整並且確實的定義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因為“性”包含很多意義，不容易做個簡要、具體又完整的說明與定義。最狹義的定義，可說“性”指的是一對成熟男女異性間得性交行為，其目地在懷孕、生育子女，達到傳宗接代的目地，並獲得性的滿足。<sup>1</sup>其實這樣說並不是一個錯誤的說法，只是“性”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東西，它擁有人類與動物之間的“性”的分別。動物之間的性是為要延續牠們的下一代而發生的一種行為，但是人類的每一次的性並不單純是為了孕育下一代而發生的行為；多半是為了滿足性生理以及情感上的慾望。所以在本質上其實已經有所不同了。生殖是生物界極古老極基本的一個功能，所以行此功能的機構也是非常複雜。<sup>2</sup>從生物的境界說來“性”的目的，是經由交媾由雄性把精子傳給雌性，與雌性子宮內的卵子結合而懷孕，以便能生育下一代，純粹為了生殖而發生“交媾”的行為。動物雌性的性發情、性行為的發生，都有期間性質，不在發情期間，性行為根本就不會發生。可是人類的性行為卻變了，〈或者說進化了〉，人的性交行為雖然仍是懷孕的先決條件與所需行為；可是人的性行為已經不專為懷孕、生殖而發生。從生理上來說，性交的發生，與女性的周期無關，女性沒有明顯的發情期，一年四季隨時都可盡興地發生性行為。所以，“性”不單單只是一種生理現象，是與心理有密切關係的“性心理”行為；是與社會有密切關係，受社會規範的特殊性社會行為。因此要從生物學、心理學及社會學的不同層次去探討。

然而，要在甚麼樣的情況下兩人之間才會有性的感覺呢？第一個便是觸覺。觸覺是最原始的一個廝磨方式。性交合動作的本身，就是一種廝磨的動作，而其最關緊要的部分便是觸覺。在兒童中，擠在一塊兒呀，接吻呀，擁抱呀，也是不外乎一些廝磨的活動，用以表示一般的親愛或含有性的成色的特殊的親愛。這些活動，對於成年的戀人是同樣的有用。觸覺雖與性擇有密切關係，但司觸覺的官

<sup>1</sup> 曾文星編著，《性心理》，北京醫科大學出版社，2002年，p.2

<sup>2</sup> Havelock Ellis 著，潘光旦譯註，《性心理學》，左岸文化出版，2002年，p.10

能並不因此而有甚麼特殊或專化<sup>3</sup>的地方。皮膚是一切知覺官能的基礎，而性的知覺又是最古老的各種知覺之一，所以性的知覺，就大體言之，必然是一般觸覺的一個變通，而沒有甚麼很特別的所在。觸覺既屬原始，而所佔的面積又廣，既散漫，又模糊，所以一經激發，它的情緒的陪襯總是特別濃厚；所以在一切官覺之中，觸覺是最缺乏理智的，同時也是最富有情緒的。觸覺既有這些特質，又加上它和積慾和解慾的機構很早很早就發生了拆不開的關係，所以要找一條路子來喚起性的活動，它是最方便的一條，也是最有力量的。因此，觸覺所包含的便是有親嘴、愛撫、交媾等等之行為。

就動物進化的歷史而言，嗅覺和一般的觸覺起出並不是分化得很清楚的。嗅覺漸漸地分化而專化出來以後，又添上更後發展的味覺，動物界最後才有了一個化學的知覺官能。在脊椎動物裡，嗅覺終於成為一切知覺發展得最進步的一個；動物能察知遠距離的物件，第一要靠它；對於近距離的物件能有一個準確的認識，也靠它；大多數的心理活動要靠它做先導，而這些活動的情緒的衝動還得借重它已達於意識的領域，在爬行類裡，好比後來的哺乳類裡一樣，不但一切涉及性的心理活動大體上與嗅覺有關，就是一切外來的印象，也是大部分要經過嗅覺的官能，換言之，嗅覺所接受的印象，在數量上，要超出其他官覺之上。從嗅覺的刺激裡，一個動物不但可以得到相當的性慾的激發，並且此種刺激的力量往往足夠抵過其他官覺所持受的刺激而有餘。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我們知道在動物的腦神經裡，嗅覺中樞所佔的區域原是特別的廣大。<sup>5</sup>所以在動物發情期間，會循著味道找尋合適的對象，而在人類之間也有愛好特殊體味之人，所以才有「臭味相投」這句話的產生。

生物主要的生理功能都是有時期性或週期性的，所以節奏的原則很早就自然而然地深深地印在我們個體的身上。結果是，無論什麼外界的事物，凡是足以輔

<sup>3</sup> 生物學對於個體發育有幾個基本的概念，其中如生長，指的是體細胞的增殖與軀幹的加大，如 分化，指的是體細胞的形態與功能的變化；分化而再進一步，便成專化。

<sup>4</sup> Havelock Ellis 著，潘光旦譯註，《性心理學》，左岸文化出版，2002年，p.31

<sup>5</sup> Havelock Ellis 著，潘光旦譯註，《性心理學》，左岸文化出版，2002年，p.38

助神經與肌肉的節奏的傾向的，或足以加強或進一步發展此種傾向的，都有一種切實的力量，教生活更興奮，更發揚。<sup>6</sup> 人類在青春期的時候難性的聲音會變得比較低沉，而女性方面也有一點點的變化，只是變化沒有男性那樣的明顯。在動物界當中，也有雄雌兩性之間以聲音作為性之間的表徵，例如鳥等等。而人類也會以性行為發生時，感覺到舒服或心情愉悅時所發出的聲音，使另一半感到更興奮。

在人類演化的過程裡，視覺已經漸漸地取代其他的官覺而代之，而終於成為我們接受外來印象的第一孔道。視覺的範圍最廣，幾乎是沒有限制，它有切實的用途，也有抽象的用途。好幾種藝術是用視覺做基礎而發揮它們引人入勝的力量；同時，我們飲食營養的功能也多少要靠視覺做幫襯，從性擇的立場看，視覺更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官覺，可見是不足為奇的了。人類狹義的相思病總是為了一個異性的對象生的，但廣義的相思總是對於美的東西的一個不斷的沉思與渴慕。美的觀念到底怎樣來的，是屬於美學的一個問題，而與性心理學無干；而即在美學的範圍，專家的意見也不很一致。至於性美的標準是怎樣來的，是在一般的與更基本的美的法則的影響下發展出來的呢，亦或在我們一般的美的觀念之下早就有性的基礎呢——我們目前也不預備做甚麼肯定的答覆，就人類與人類的祖先的實際經驗而論，美的性成分與性以外的成分是打頭就交光互影似的夾雜在一起的。一件從性的觀點看屬於美麗的東西當然開頭就有一種力量，可以打動基本的生理反應的傾向；但一件普通的美麗的東西一定也有這種力量；我們見了美麗總有一番愉快的感觸，初不論這件東西是個尋常的事物還是個牽涉到性的事物。換言之，事物儘管有性與非性的區別，而我們的反應總歸是一回事。總之，美之一詞是內容極豐富的一詞，它是許許多多錯綜交互的印象的一個總和，而這種印象的全部都是由視覺的一條路以達於意識。<sup>7</sup> 因此，走在路上抑或是在一個聚會上，當我們看到心儀的對象而對其產生好感甚至是愛意的時候，這也是藉由人類的視

<sup>6</sup> Havelock Ellis 著，潘光旦譯註，《性心理學》，左岸文化出版，2002年，p.45

<sup>7</sup> Havelock Ellis 著，潘光旦譯註，《性心理學》，左岸文化出版，2002年，p.47

覺來傳達表現出這份情感的存在。

以上的這些說明都在在地顯示出“性”其實是與我們息息相關的，而“性”又可以細分成“生理的性”與“性的生理”。就以人類最基本的兩種“生物性”慾望來說，即食與性，兩者有其相似的情形。就算是一個人飢餓得很厲害，變成所謂飢不擇食的狀態，也會用腦子想一想，吃的東西是否乾淨，能否好好坐下來，舒適的攝取食物。再講究一點，就會喜歡在稍有佈置的桌上，吃有味道食物。所以，“吃”以不再只是吃，而要有情調、舒適、有意思地去享用。同樣的，“性”也是如此，不僅只在滿足生物性的慾望，還希望是跟自己喜歡的對象，在較舒適的環境，在適當的時間與情調下，去共同享受。“性”已經脫出了動物性的滿足與發泄，而是人性的優雅與美滿的享樂，跟食慾一樣的，性慾也加上了心理上的享樂與滿足的層次了。<sup>8</sup> “性”是如此美妙的一件事情；但是，從醫學的角度說來，我們的心性行為可能發生一些障礙或違常的情況，這些問題有的是一時性的，而有的是長期性的。有的容易治療，而有的卻不容易更改。從精神醫學的立場，為了方便，習慣上把有關心性的問題分為三大類而討論。頭一類是關於性慾望的表達問題，如缺乏性慾、陽痿、早泄等比較常見的性問題。第二類是性的異常，如露陽症、戀物症、戀童症等。其主要困難乃是無法經由“普通的”方式，跟適當的成人對象而發生性的興奮與滿足，而經由異常的方式而表達性的興奮與反應。對此類的困難過去也曾稱為性變態。過去的精神醫學家把同性戀也包含在此類，但近年來發現有同性戀傾向的人在整個人口裡比例上佔相當的多，因此，不再把這樣的情況歸類為疾患，而看成是一種變異狀態而已。第三類是性別認同上的障礙。即對自己的性別的心理上認同跟自己的生理性別不配合的問題。如：性別轉換症，或異性打扮症等。<sup>9</sup>所以“性”是美妙的東西，確也是複雜的。要理解“性”不能只以一種角度來看待它，從社會、醫學、文學等等的角度層面去探討它的話，其得出的結果必然會異於單一種研究之成果。

<sup>8</sup> 曾文星編著，《性心理》，北京醫科大學出版社，2002年，p.5

<sup>9</sup> 曾文星編著，《性心理》，北京醫科大學出版社，2002年，p.6

## 研究目的與方法

如上述所言，“性”這一個見不著也摸不著的複雜東西，不僅僅是存在於異性之間，在同性之間亦可見其蹤跡。在筆者的身邊有不少的俗稱異性戀的友人，當然亦存在有所謂的同性戀朋友包括男性與女性。而這些人也被在這個社會當中不被認同的族群言道是不符合天地生存法則的人。大多數得評價皆是屬於帶有負面情緒字眼。在這個少數服從多數的社會當中，他〈她〉們所過的生活想當然爾就會比一般大家眼中所認定的正常異性戀者來得辛苦多了。也因為這個原因，使得筆者對於同性戀者的生活歷程的興趣和關心要比異性戀者來得多。在許多關於提及同性戀方面的心理叢書筆者皆有些許的涉獵，在文學方面也喜愛在內容有涉及同性戀這個話題的題材。同性戀的族群當然不會只有存在於一個民族當中。在世界各國必定也能發現其族群的存在。不少的國家當中是存在著同性之間的情愛的。例如古代歐洲的希臘、羅馬。在中國現代的同性戀文學作品當中可堪稱翹楚的便是白先勇所撰寫的《孽子》。它所描寫的便是一群男同性戀者，是一群脆弱的孩子，被遺棄在街頭被逐出家門、屢次從家中逃跑或是未被了解，他們聚集在半明半暗的隱密處，沈湎於為錢而做的愛、屈服於為他們短暫命運設置信標的長者，而最終，他們畢竟還是要在彼此宿命的運數中那種粗暴的、劇烈的溫柔裡相互取暖。聽到一則這隱密王國的傳說，他們都會目瞪口呆；這些孩子雖墮落和違反常情，但卻又感情豐富且樂於犧牲；前輩的故事在他們身上往往會起一種集體身分認同的作用。《孽子》是中國文學當中的一部優秀作品。而在東洋文學方面所描述同性之間的情愛關係的文學作品也不在少數，舉例來說，如古代的《日本書紀》當中就有提到：「有兩位感情非常之要好並且一同擔任神官一職的人，有一天突然有一方死去，而另外一位得知這個消息之後感到非常的難過，進而尋死，村莊內的村民為了悼念這一切將他們兩個人葬在一起，但是奇怪的事情發生了，突然之間艷陽高照的白天竟突然轉變成黑鴉鴉的一片，造訪此村莊的神功皇后見到了此等情況，指示將其兩人的屍骨分別埋葬，說也奇怪過了一會兒白天又

恢復成了朗朗乾坤。<sup>10</sup>」。這是《日本書紀》當中所提及到有關於同性戀方面的敘述。

《孽子》在中國文壇的文學評價之高是眾所皆知的事情。而筆者也在搜尋日本文壇當中是否也有能與此相比較之作品。在這其中，最讓筆者再三吟味之作品乃為三島由紀夫所著作的《假面的告白》。在現代東洋文學作當中描寫同性戀題材的作品當中，就以三島由紀夫的《假面的告白》最廣為人知。日本文學評論家奧野健男說道：「《假面的告白》是三島由紀夫文學作品當中最優秀之作品，在日本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另一位日本文學評論家花田清輝亦道：「因為有《假面的告白》，所以日本的廿世紀，雖然落後了半世紀，但是終告開始。」

由此可知《假面的告白》在文學史上占有一定的重要位置，而此作品內容描述的正是有關於同性之間的情事，對此板垣剛表示：「三島在作品當中提到想要成為……的這種描寫手法，就是等同於與同性戀畫上等號。這樣有一點有違常理的心態在作品當中不斷地被提寫到。<sup>11</sup>」；「《假面的告白》與《禁色》這兩本作品皆是以同性戀這樣的一個題材公開發表。<sup>12</sup>」這是橋本治在他的書中所提到的內容；評論此作品的文學評論家不少，並且主張作品中的主角——我與撰寫作品的作者三島由紀夫乃是同一人的文學評論家也不在少數，其中當然也有人持反對之意見，認為不應該將作品中的主角與三島由紀夫混為一談，例如川島勝說過：「到目前為止，我還是對於有某些人說三島由紀夫是同性戀這些話抱持著疑問的態度。<sup>13</sup>」。不管如何，對此作品大多是以文學的觀點來評論它，然後將其《假面的告白》定位成男色小說。筆者在研讀此作品之後發現到《假面的告白》當中的故事男主角「我」，在其故事當中除了有多處描寫到他對男性之間愛戀情節之外，還有與男性、女性之間的交流都是直接或是間接影響到故事的主人翁「我」的性格發展。因此，本論文之撰寫目的乃是以醫學心理學當中的異常心理學的角度與

<sup>10</sup> 和田利彦編輯，《日本書紀》，春陽堂，昭和9年12月，p.172・173

<sup>11</sup> 板垣剛，《極說・三島由紀夫》，夏目書房，1997年，p.44・45

<sup>12</sup> 橋本治，《「三島由紀夫」とはなにものだったのか》，株式会社新潮社，2002年1月，p.86

<sup>13</sup> 川島勝，《三島由紀夫》，文藝春秋，1996年，p.52

觀點來看《假面的告白》此篇作品，運用醫學界的準則書《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當中所提到的變態心理學來分析作品當中的「我」的主角性格與對其同性戀之現象用心理學的說法來當佐證，然後再將《假面的告白》其作品歸類至其適當之定位。

本論文的研究方式，乃是不加以作者論而採取以作品論的方式，並且從兩種不同的範疇上將其組合運用：〈a〉醫學上對於異常心理學的定義，〈b〉作品中的內容故事其發生的原因以及影響。《假面的告白》當中的主角將「我」的生涯劃分成幼年時期、少年時期以及青年出社會這三個時期，然後將其個別的時期當中，主角「我」與其男性和女性之交際情況為案例，其中不以文學的角度來探討本作品，單純以醫學上變態心理學的論點來查驗是否符合其病例標準，然後加以心理學的說法來證明「我」的行為是符合同性戀的表現，以這種方式來分析本作品。最後將其情況作總整理，並加以定位是否為一本關於同性戀的小說。



## 第一章 異常心理學的定義

### 第一節 何謂異常心理學

本論文將從變態心理學的角度來驗證《假面的告白》當中的主角與其身邊的男性與女性之交際，並且判定是否符合其中之病因，再將之定位。在本節所要提到的乃是變態心理學。當一個人每天都要以淚洗面，等到沉睡之後才停止哭泣，他確信未來除了痛苦以外甚麼都沒有了，死的念頭非常堅定，然後在睡夢中又夢見了充滿血的世界、被分解的屍體、雷光閃電、腐敗臭爛的東西、死亡以及破壞；又有一人他常常可以聽到一些神秘的聲音，這些聲音告訴他要辭去他的工作、要他離開他的親朋好友並且有外星人要來襲擊地球。以上這兩個例子來看，大部分的人都有可能認為這兩個人的情緒、思想和行為有心理上的變態，這種變態我們有時稱為精神病態、適應障礙、情緒困擾、或心理疾病等狀態的結果。這些名詞曾經用來描述很多的問題，這些問題跟人類的頭腦和心靈有密切的關係。心理的變態影響到非常有名、低賤、富有、貧困、品德高尚、以及邪惡的人。不管過去或現在，許多的政治人物、演員、作家、以及其他的公眾人物，都跟心理上的變態有重大的關係，或因為這種情況而掙扎。心理上的問題，可能帶來相當大的苦難，但它們也可以說是靈感以及精力的來源。<sup>14</sup>致力於這些引人注目問題的科學研究領域，稱為變態心理學〈abnormal psychology〉，抑或是異常心理學。

許多人都會認為變態心理學是一門非常簡單的學問，因為指要是一個人的行為舉止怪異，思想與既定的社會規範背道而馳者皆可稱為心理變態，但是其實要界定心理變態其實是一件非常麻煩又困難的事情。經過多年以來，有關變態的定義已經提出很多，多數的定義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徵，它們常被稱為〈4D〉：異常〈deviance〉、痛苦〈distress〉、功能失常〈dysfunction〉及危險〈danger〉。也就是說，心理變態的模式一般來說是異常的〈不同、極端、不尋常，或甚至是古怪的〉；痛苦的〈使這個人產生不愉快或苦惱〉；功能失常的〈干擾個人以建設性的方式執行日常活動的能力〉；以及可能是危險的。這些標準提供了一個有用的起

<sup>14</sup> Ronald J.Comer 著，林美吟、施顯焜譯，《變態心理學》，心理出版社，2004年4月，p.4

點。<sup>15</sup>變態的心理功能是異常的。但是跟甚麼比較起來有異常呢？以剛才那兩個例子來說，我們一般人很少看到一個人每天都要哭到睡著，希望自己已經死亡，或是要服從哪一些根本不存在的聲音。總之當行為、思想以及情緒違反社會有關適當功能的想法時，它們就被認定為是變態的。每一個社會都見立了他們的規範，對人類適當的行為舉止公開或默認的規範。違反法令上的規範，我們就稱其為犯罪。行為、思想，以及情緒違反了心理功能的規範時，我們就稱之為心理變態。而何謂痛苦呢？根據許多的臨床理論家的看法，行為、思想，或情緒必須導致痛苦才能把它稱之為變態。但是在美國的密西根州的一群破冰人，他們從每年的十一月直到次年的二月，每個周末都要到湖裡游泳，天氣越冷他們越高興。有一個參加此團體已經有十七年的人，說他喜歡這種挑戰，人類要和自然環境搏鬥。

有一個三十七歲的律師相信，每個禮拜的這種衝擊經驗，對於健康有很大的幫助。另一個破冰人說他特別喜歡這種隊員之間的情感連結。當然，這些人跟我們大多數的人有相當大的差別，但是他們的行為是不是變態呢？他們對此種經驗一點都不感覺到痛苦，他們反而感覺到精力充沛並且極有挑戰性。們那種正面的感覺，使我們不能隨便說他們是有變態的功能。那是不是可以下一個結論，感到痛苦是功能變態的必要條件呢？那倒不一定。有一些人的功能相當異常，但是他們卻又能夠保持著一種相當正面的思考。這種情況用在剛才可以聽到怪異聲音的人的那個例子身上，他可以聽到怪異聲音然後迫使他改變他的生活方式，的確感到非常痛苦，但若是他喜歡聽這種聲音，而且覺得很享受並且覺得有未卜先知的感覺者，又抑或他其帶去當拯救這個世界的大英雄的話，那麼他的功能還是變態的嗎？雖然有些人他們的感覺相當好，不過他們還是被診斷辦定為心理障礙的。在很多的案例當中，因為他們的欣快感以及不成比例的幸福感，才會使他們得到這種診斷判定。接下來是功能失常的定義。

變態的行為有功能失常的傾向，也就是說他的行為干擾到日常生活功能。這種行為是這樣地使人心煩亂、分心或是困惑，造成人們不能適當地照顧自己、

---

<sup>15</sup> Ronald J.Comer 著，林美吟、施顯焜譯，《變態心理學》，心理出版社，2004年4月，p.4・5

從事日常生活的社會互動，或是工作很有成果。危險也許是心理功能失常的最終結果，是他的行為對自己或是對他人已經造成危險。有些人的行為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顯示出粗心、敵意或是混亂。他們可能把自己或是身邊的人帶入一個非常危險的情況當中。比方說有一個人，他因為絕食給自己帶來一個非常危險的情況，而且他有因為囤積槍械以彈藥，這也是對別人的安全造成一種相當大的威脅。

如果有關變態的觀念，大部分都是根據社會的規範和社會的價值觀感，那麼可以容易發現到有很多的問題甚至是引發問題。因此每個社會選擇用一般的標準來界定變態，而且用這些標準來判斷特殊的案例。比如說將變態行為視為偏離社會的規範。在納粹集中營中服從規範的指揮官會被認為是正常的或是變態？就他的行為來看的話，他對所處的環境有正確的和合格的回應，並沒有違反環境的規定，所以他不應該是被稱作變態的，但是對於二十世紀中其的美國人來說，將會排斥他的行為。這種排斥是建立在另外的一套價值觀念上面。雖然這個人可能對他的行為負有責任（如同納粹的罪犯一樣），但是把這種變態的概念當作是一個特殊的實體來看的話，會認為這個人的行為是變態的似乎不是必要的和正常的。如果情況如此，這就會產生了一個問題了，誰來選擇價值？這就暗示著某個團體所選擇的價值可能並不適用於其他的團體當中。

變態的診斷是發生在一種互動的場合，必須用文字和語言來檢測與定義何謂變態，是由另外一個人發現到當是人苦惱、不尋常、驚慌、怪異、不對勁或者是無知。當一個受過專業訓練，並且獲得資格的人作出如此的診斷的時後，才有所謂的變態的心理。變態不只是旁人的一種觀感而已，更不只是一種名詞。<sup>16</sup>臨床理論家 Thmoas Szasz 認為，目前大家對於整個心理疾病的觀念，有一些不實的說法，是不正確的。根據 Szasz 的說法，這種行為上的異常現象，我們把它叫做變態，事實上只是生活上的問題，並不是這個人本身有什麼問題。他堅信社會創造心理疾病的觀念，無非是讓社會能夠控制或改變一些人，因為他們不尋常的功能模式，會對社會大眾造成威脅，或是混亂的現象。適當程度的社會服從是團體

<sup>16</sup> Christopher Peterson 著，杜仲傑等譯，《變態心理學》，桂冠，2002年，p.12

生活中所必要的，但是決定行為是否為正常的最佳標準不在於社會是否能夠接受該行為，而是取決在於它是否能夠促進個人和團體的福利。根據此種標準來看，變態行為就是不良適應的行為。所以即使是順應社會的價值行為也有可能是變態的，只要是該行為干擾了功能的運作和成長，或者是該行為具有自我挫敗的本質。

在這樣的界定之後，變態行為所包括的就不只是比較傳統類別的心理疾病，諸如酒精中毒和精神分裂症；而且也包括偏見、歧視、浪費自然資源、水源和空氣汙染、非理性的暴力以及政治的腐敗等，而不論這些行為是否被某個既定的社會所譴責或者是容忍，所有這些行為代表著不良適應的行為將會損害個人或是團體的福利。一般來說，這些行為會導致個人的困厄，通常也會引起破壞性的團體衝突。<sup>17</sup>因此在研究變態行為的專業學科的領域上，便有一套系統來界定其心理疾病的分類系統。在美國最為通用的心理疾病分類系統便是《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簡稱〈DSM〉。

〈DSM〉當中將其變態行為分成了幾種型態：壓力和適應上的疾患；已焦慮為基礎的疾患；心理因素與身體疾病；人格疾患；物質濫用和其他上癮疾患；性疾患與性偏差行為；心境疾患與自殺；精神分裂症和妄想疾患；器官性腦疾患；智能不足和發育性障礙；兒童期和青少年期的行為異常。而本篇論文的研究方法便是基於〈DSM〉所歸類出來的幾項變態行為當中的性疾患與性偏差行為來當作主要基準論調，進而透視分析作品當中的主角與其周圍的人所發生的故事。

---

<sup>17</sup> Robert.C.Carson · James N. Butcher 著，游恆山譯，《變態心理學》，五南，1994年，p.11 · 12

## 第二節 何謂性障礙

這一節所要提到的就是在〈DSM〉當中所歸類出來的變態行為當中的性疾患與性偏差行為。這個部分性疾患與性偏差行為乃是兩種不同的範疇，一者是指有性功能障礙；另一個則是為性變態。而本篇論文研究之方向是為朝向《假面的告白》當中的主角的心理層面做為分析，作品當中並未提到有性功能障礙之要點，所以，性功能障礙這一個部分，就不納入此篇研究之要述。

而性變態這一方向是此一節所要闡述的重點。首先要先提到性變態的同時，必須要先將一般社會大眾所既定印象當中的同性戀從這當中移除掉，因為同性戀並不是屬於性變態當中的一種病態症狀。在1973年12月14號，美國精神醫療協會〈APA〉在受託人的投票之下，正式把同性戀〈性慾望和性活動指向同性的人們的一種傾向〉排除於心理疾患的名單當中。<sup>18</sup>在1980年所出版的〈DSM〉—III內容當中，將同性戀列為心理疾患，但是1987年之後出版的〈DSM〉—III—R當中把同性戀這個類別從當中給移除掉了。

而在談論同性戀這個話題之前，首先要談到的是性偏差行為。一般來說其性偏差行為乃是分為兩種類別：性倒錯與性別認同疾患。性倒錯〈paraphilias〉是一群持續存在的性行為型態，性倒錯的個體，須要藉助不尋常的物體、儀式或是情境，才能得到完全的性滿足。性倒錯通常具有強迫性的性質，有些性倒錯的個體每天須要有四到十次的高潮釋放。性倒錯的個體可能會，也有可能不會持續渴望改變其性偏好。有一些性倒錯的個體須要伴侶，而幸運的性倒錯個體，可能會找到另一個性偏好與其互補的性倒錯個體，例如被虐待性變態〈somasochism〉。可能因此擁有持續的，雖然就習俗標準而言是有一點怪異的愛情。常見的情況是，具有正常性偏好的人，無意間涉入了性倒錯的個體儀式化性程序當中，他會發現逐漸發現自己只是性倒錯伴侶的性劇碼中的一個輔助品，一個小道具。<sup>19</sup>在佛洛伊德的《性學三論》一書當中有提到性倒錯乃是指性對象之倒錯，即是指同

<sup>18</sup> Robert.C.Carson · James N. Butcher 著，游恆山譯，《變態心理學》，五南，1994年，p.367

<sup>19</sup> Robert.C.Carson · James N. Butcher 著，陳美君等譯，《變態心理學》，五南，2003年，p.623

性戀。其性倒錯者的行為可劃分出三種不同的型態：一種是全然的性倒錯。他們的性對象必須永遠是同性的，異性絕不可能成為他們在性方面所渴望的對象，在性的事情上面，異性是跟他們無關緊要的，或者是甚至於惹其嫌惡的。由於這種嫌惡之情，他們便不能行正常的性交，或者是在其中得不到任何的樂趣。第二種乃是兩棲性的性倒錯者〈性心理的半陰陽〉。他們的性對象可以是同性，也可以是異性。這些性倒錯者沒有甚麼特殊

明確的特徵。最後一種人為偶爾倒錯。在某些外在環境裡，多半是因為正常的性對象遙不可及，或者是經由模仿，他們也能夠以同性的人為其性對象進而獲得滿足。對於他們這種奇特的性衝動性倒錯者本身對自己的看法也是紛繁不一。有的人是性倒錯乃是一種理所當然的行為，就像正常的人看待他的原慾一般地，堅決要求的得到一般人所能享受到的權力。有的人卻是感覺到那是一種不由自主的病態現象。掙扎著要去克服他們的性倒錯行為。一個人面臨性倒錯的衝動，其掙扎的程度，可能決定了他接受暗示或精神分析法的可能性。其他的差異則是和發生的時間性有關。性倒錯的特徵可能比一個人的記憶所及還要早，也有可能從他青春期前後某一段明確的日子裡才開始表現出來。因為有一些專家認為關於性倒錯傾向出現的時間，由性倒錯者本人所指出者常常不可靠。因為他們常自其記憶裡潛抑了早年對異性的感情痕跡。精神分析學對性倒錯者的分析，已經證實了這種看法；從他們的幼年遺忘裡重新發掘出那些事實來，填補了記憶的空隙。這種特徵也許保持終身，又也許偶爾消退，只構成了正常發展過程當中的一次小插曲。也有一些人不時在正常的與倒錯的性對象之間，作週期性的迴盪。有一些患者在經歷了一次與正常性對象之間發生過的慘痛經驗之後，才開始沾染性倒錯的特徵。這些不同種類的差異之間通常並無任何的聯繫。只有在最極端的例子當中，性倒錯現象才會永遠存在，而這樣的人倒也是很能滿意於其特殊的處境當中。<sup>20</sup>在〈DSM〉當中包含了八種特殊的性倒錯：戀物癖〈fetishism〉；扮異性戀物癖〈transvestic fetishism〉；窺淫癖〈voyeurism〉；露陰癖〈exhibitionism〉；性虐

<sup>20</sup> 佛洛伊德著，林克明譯，《性學三論·愛情心理學》，志文出版社，2000年，p.31·32

待狂〈sexualsadism〉；受虐淫癖〈sexual masochism〉；戀童癖〈pedophilia〉；以及觸摩癖〈frotteurism〉〈磨擦另一位未表示同意如此行為的人〉。在額外增加的類別當中，也有其他未註明之性倒錯罕見病症，例如淫猥電話癖〈telephone scatologia〉；戀屍癖〈necrophilia〉；戀糞癖〈coprophilia〉。<sup>21</sup>接下來便是要就其八種特殊性倒錯種類加以詳述。

戀物癖〈fetishism〉者其性興趣通常以某些無生命的物體為中心，如一件衣服，或是身體的某一個部位。戀物癖者愛戀的物體可包括頭髮、耳朵、手、內衣、鞋子、香水，以及與異性有關的小東西。個體使用這些物體達到性興奮與性滿足的方式，有相當大的變異，但是通常包括親吻、愛撫、品嚐或是嗅該物體。通常除了難免發生的情況外，戀物癖者並不會干擾他人的權利，例如要求伴侶在性交的時候穿戴他所愛戀的物體。很多男性對於妻子的所有物，如胸罩、束腰帶、襪子和高跟鞋感到有強烈的性魅力。但是這些男性通常不符合戀物癖的診斷標準，因為妻子的所有物並不是他們在性興奮的時候的必需品或者是強烈渴求的物體，因此只能說明是男性戀物癖偏好的高發生率而已。為了獲得所需要的物體，戀物癖個體可能會出現竊盜、偷竊或是甚至暴力行為。通常戀物癖者最有可能偷盜的東西便是女性的內衣。譬如在台灣的新聞當中常常可以發現，在女生宿舍或是一般住宅區，三不五時就會發生內衣失竊事件，並且以女性的內衣失竊機率最為高。犯罪對象常常是個人亦有可能是集團。在這種情況之下犯罪行為本身的興奮與懸疑，通常會增強其性刺激，有時候則是戀物癖的真正目標並非所偷取的東西。例如某個青年進入很多戶人家，對這個青少年而言，進入別人家這個行動本身，就足以引發其性高潮，在行動中他可以藉由偷取某些象徵，如金錢或是寶石來獲得其性滿足。<sup>22</sup>通常戀物癖行為，是由一組與愛戀物體有關的手淫行為所組成的。手淫的時候透過圖片以及其他與渴想的性物體有關的東西之間的輪廓來增加其性興奮是非常常見的現象。這並非是病態的表現。但是若是涉及反社會行為

<sup>21</sup> Robert.C.Carson · James N. Butcher 著，陳美君等譯，《變態心理學》，五南，2003年，p.627

<sup>22</sup> Robert.C.Carson · James N. Butcher 著，陳美君等譯，《變態心理學》，五南，2003年，p.627

時，如潛入別人家或是闖空門時，去竊取他人物品時，相信任何人都會同意此行為為戀物癖的行為。

藉由打扮成異性而達到性興奮和性滿足，穿著打扮與異性相同者稱為扮異性戀物癖〈transvestic fetishism〉。扮異性戀物癖通常於青春期發病，並且在穿著女性衣物或是內衣的時候，會有手淫的行為涉入。Blanchard 稱扮異性戀物癖的心理動機為自體女性傾向〈autogynephilia〉：藉由想像或是幻想成女性，而產生性興奮的性倒錯。著名的性學專家 Magnus Hirschfeld 首先確認出一類穿著異性服裝的男性，藉由想像自己是女性而產生性興奮。他說：「他們並非被外在的女性所吸引，而是被存在於自己內心的女性所吸引。」雖然某些男同性戀者偶爾會穿著女裝，但是他們穿著女裝的時候，通常並不是為了性愉悅，所以他們並不是扮異性戀物癖。大部分扮異性戀物癖者是異性戀。扮異性戀物癖者可能會將變成女生的想法，與實際上女性對於他們的吸引力融合於幻想當中，而促使他們與女同性戀互動。扮異性戀物癖者可能會使其人際關係趨於複雜，但是與其他類的戀物癖相似，只有在扮異性戀物癖者的行為涉及違法，例如偷盜或是侵害他人的所有權時，才會對他人產生明顯的傷害。但是並非所有的性倒錯皆是如此，很多性倒錯的案例確實具有傷害或者是顯著傷害危險性的成分，不管是心理的或是生理的，對於涉及性交的一方或多方。通常對於這些情形，都有很強制的法令來加以約束。雖然窺淫癖〈voyeurism〉、露陰癖〈exhibitionism〉、戀童癖〈pedophilia〉以及觸摩癖〈frotteurism〉都是屬於性倒錯當中的特殊病症，但是在《假面的告白》當中並沒有提及到類似之情況，所以在此對於此四種病症不再加以贅述。下一節則要探討的就是同性戀的定義以及論述。

### 第三節 同性戀

接下來所要探討的就是同性戀這一個話題。首先，必須要確立的是要如何定義同性戀呢？即使確立了女同志〈lesbian〉抑或是男同志〈gay〉這樣子的稱呼，可是要極為細膩去定義它，卻是變成一件困難的事情。因為在人類的內心當中是不可能用任何的單位去衡量它所包含的戀愛的感情以及性慾的重量或是輕重。<sup>23</sup> 但是以醫學的角度來看的話，當一個人不對異性的對象發生性的興趣與情感，而單對與自己性別相同的對象發生情感與性的慾望，就被稱是同性戀的情況，以別之異性戀。根據歷史上片斷的記載，在古代就有這種同性戀現象的存在。譬如中國古書裡記載的“斷袖情”，即描述一位男士與另一位男士同睡後，因自己的長袖被對方壓著，無法離去，就把長袖撕斷，免得叫醒對方，是用來描述男人對另一男人的情誼與關係的典故，也是同性戀存在的例子。

過去的精神醫學家曾經把同性戀看成是一種心性的毛病，跟戀童癖、戀物症、戀獸症一樣地歸類於性對象異常的性變態，並且試圖給予治療。可是近年來歐美的精神科醫師發現社會一般人士當中有此情況的相當多，不能以疾病的眼光對待；已經正式從精神病的診斷分類裏刪除。最主要原因是歐美社會裏近年來強調人權的重要，主張要平等對待各種人，包括少數名族、被歧視的病人或不被重視的女性等等。在這種新風氣之下，過去掩蓋自己同性戀傾向的人都開始挺身表示自己的心性認同身份，並且在社會裏公開鼓吹同性戀者需被公平對待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精神科醫師開始認識有這種傾向的人在社會人口裏相當的多。根據學者們比較大膽的推測，人口裏大約將近一成左右的人有此傾向，可以說是相當多的情況。對普通人裏比例這麼多的人，就不能加以有疾病的稱呼，就看成是一種普通的“異變”；而只有對自己因是同性戀而心理上感到不舒適、無法接受、或煩惱的人，給予“同性戀自我煩惱症”的病稱，以便供給輔導。

從臨牀上來說，要注意所謂有同性戀傾向的人，有各種不同的情況與程度，需做不同的看待。有的是一時性的、或環境性的。譬如，長久在海上工作的船員、

<sup>23</sup> 伊藤悟著，《同性愛って何？》，綠風出版，2003年，p.15

從軍的軍人、監獄裏的犯人，因其四周沒有異性，只好一時性地與同性發生性的關係，以便解決性的慾望，可是離開那種特殊的環境，有了異性對象，就又恢復了對異性的關係。有些沒受這種環境上限制，有異性的存在，但自己卻是雙性戀的人，有時對異性可發生性的興趣，但是有時對同性感到性的刺激，表現有兩種趨向，隨著對象與關係而可改更。假如與同性才感到情感與性的慾望，並且一生都是如此，可說是比較真正的同性戀者。當然還有一種人雖然有同性戀的傾向，可是沒有機會表露出來，或者不讓此情況表現出來，甚至連本人都不知曉，被稱是潛生性的同性戀。過去的男女經由父母安排婚姻，一輩子都要與自己的配偶才有親近的機會，也勉強發生夫妻間的異性的性生活，而這種潛在性的同性戀者不會表露其問題而被他人發覺了。事實上所謂性無能的男性或性冷感的女性有部分可能就是這種潛在性同性戀者也說不定。

由於上述的理由，同性戀有各種程度與情況，再加上大家都不太願意公開表示自己的性別認同問題，很難做社會調查。雖然正確的社會統計還不容易，但是有些人估計歐美的社會人士裏一、二十個人當中至少就有一個人是同性戀者。由於這種估計讓人重新考慮對同性戀的看法，不再以“疾病”看待，而以生物學上的“偏差”或“變異”的觀念去了解。這好比一個人生下來受神經系統的影響就有偏用右手與偏用左手的人。大部分的人是偏用右手的，但少部分的人，至少一、兩成以上是偏用左手的。這種偏用左或右的情況是天生的，一輩子不會改變。可是有些社會〈如日本、中國或韓國等東方社會〉會嚴格要求所有人都用右手來寫字，使用右手拿筷子吃飯，以社會價值觀念裏把右手看成是“正”的手。生長在這種社會裏的小孩，雖然生來是偏用左手的，但被強迫改用另一隻手來吃飯或寫字。這種人雖然學會用右手拿筆或筷子，可是有些基本的動作，譬如丟球、打球、跳遠或反射性動作，還是呈現本來偏用左手的傾向，經神經醫學的檢查就可得印證，表示沒法改變神經系統原來偏向左或右的取向。可是我們未曾把左手取向的人看成是有“毛病”的人，只是當做是天生的“偏差”或“變異”而不是“毛病”也是這種立場的結果。

由於中國素來對有同性戀的人持有強烈的偏見，甚至以傷風敗俗的立場當作是犯罪的情況來處理，因此許多人都不敢承認自己是同性戀。連看精神科醫師時，也不敢透露。因此，在精神醫學界裏曾認為我們中國人沒有這樣的毛病。可是近年來受歐美的社會風氣與學術知識上的改變，開始認識這種現象，而且有些人比較大膽暴露自己的情況。我們不太確實知道華人裏有這種傾向的人有多少，但相信不會比歐美的人少很多。

到目前為止，醫學界裏仍不太清楚發生同性戀傾向的原因是甚麼。過去的精神科醫師當他們把同性戀看成是“疾病”時，還推測與病人小時的父母養育及心性發展有關係。譬如，男還與母親過分接近，缺少與父親同性認同的機會而產生的結果。結果常去責怪父母的養育有問題。可是現代的精神科醫師發覺這樣的心因性的看法只能解釋少數的情形，因而多半放棄這種想法，改而去追究生物學上的理由。近數年來的研究以經慢慢地提示男性的同性戀與遺傳基因有關，表示可能是基於先天而來的“偏差”結果。當然懷孕當中受到的生物性因素也是在被考慮在內。譬如母親在懷孕當中生了病，或者因懷孕不順利，服用藥物等等，可能影響胚胎的發育也說不定。

雖然同性戀的本質逐漸被精神醫學界澄清且被社會人士慢慢重心看待之際，同性戀者還得面對許多現實上的困難。從心理的角度看來，同性戀者不容易結交到適當且長久性的對象。不像異性戀的男女結婚後變成配偶，有成家生育子女的動機、契約與過程，同性戀的人難於找到適合自己的同性戀對象，而且彼此間的關係往往維持不久；再加上目前的社會裏對他們仍無法平淡接受，總會有負性的態度，讓他們的關係得不到社會的支持。就算是他們自己的父母或同胞心理上也難於適應且接受他們，可說是困難不少。<sup>24</sup>另外必須要提到的是，許多身為同性戀者並不排除他的能力和成就，許多人在各種活動中有傑出的社會貢獻。特別是在諸如藝術的領域中，許多同性戀者似乎有優異的才華。但是卻有一些同性戀者的生活極為混亂，可能大為增加 AIDS 在 1980 年代的風行。這些同性戀者的

<sup>24</sup> 曾文星編著，《性心理》，北京醫科大學出版社，2002年，p.127·128

關係雜亂，同時與多個伴侶有性關係。這種生活風格與感染 HIV-1〈AIDS〉病毒之間的關連已被明確證實。在 1980 年代以前，這種生活風格的人們有感染性的高度風險，諸如淋病或梅毒。儘管極高比例的人們感染這些疾病，但因為抗生素藥物〈諸如盤尼西林〉的問世，使得這種風險的威脅性大為降低。

然而，HIV-1 的突然出現〈無法治療的、致命的結果〉使得沒有防護〈不用保險套〉得肛交有極端危險性。相當具有諷刺性和悲劇性，當同性戀解放運動正獲得重大勝利的時候，也正是這種病正在悄悄肆虐的時候。當這種性行為與 AIDS 得關連被確認後，同性戀次文化中有責任心的成員開始勇敢面對，他們不懈地致力於提供攸關生命的資訊，提倡生活風格的改變，並擁護「安全的性」。他們的努力使得同性戀的 HIV 感染率明顯地緩和下來。不幸的是，這種疾病已取得穩固的立足點，繼續在其他團體中蔓延。這種致命的性行為有關的風險因素包括過於年輕、感受到同伴的壓力以及對事實的無知。<sup>25</sup>特別是目前的愛滋病在男性的同性戀者之間傳染較多，問題更大。這是因為男性的同性戀者採取肛交，即用一方的陰莖插入另一方的肛門行衝刺的動作，肛門裏的黏膜容易受傷，產生微血管性的傷口而傳染病毒；再加上他們常與多數的對象雜交的關係，更增加傳染的機會。

不只是這樣，歐美的同性戀者，為了表達他們的個人心性身份，特別在公開的場所不但舉行示威的行動，還特意在眾人面前跟同性對象或朋友擁抱或親嘴，引起比較保守的路人覺的厭惡，發生反效果。因此，需要適當地節制，免得增加眾人們對他們的負性態度。

總之，從生物學的立場看來，同性戀並不是“正常”的選擇，無法生殖下一代，也難於形成“家”而發生傳宗接代的基本生活與生產單位。但目前的醫學知識卻指出並不是一種“疾病”，而可能是遺傳上有關的“偏差”或“變異”結果。有這種情況的本人不必自卑，有這樣的家人的家屬也不要害羞，更不要怕被人嘲笑。有些同性戀的年輕人想向自己的父母表示自己的性別認同趨向，而常感

<sup>25</sup> Robert.C.Carson · James N. Butcher 著，游恆山譯，《變態心理學》，五南，1994 年，p.369

到難於啟口，一直隱瞞，而有些父母也不夠敏感，只督促或強迫他們趕快結婚成家；無行中增加他們的心理困難與負擔。

社會人士對同性戀者仍持有不了解、也不夠同情的態度。在學校的宿舍裏，或者在軍隊的環境裏，讓他們很難適應。總之，社會人士不要厭惡或歧視他們，想辦法接受他們，並且給予所需的心理支持，這是現代心理衛生對同性戀此現象的看法。

從輔導的角度說來，假如是一過性的、環境性的同性戀，想接受輔導時，需要給予適當的指導與支持。假如是雙性的同性戀者，就可以鼓勵接受心理的輔導，分析是否有甚麼特殊的心理因素或情節，讓他們無法充分地朝向異性的關係去發展，想辦法驅除存在的障礙，希望能逐漸與適當的異性對象建立良好的關係，有些人倒可逐漸放棄同性戀的趨向，而改向異性戀的情況。對於因同性戀的趨向而自我困擾時，要給予所需的支持與指導，讓本人能比較正面地去接受自己的情況。至於長期性的、固定性的同性戀者，就不要勉強去要求他們更改他們的性別認同取向。因為畢竟那樣的嘗試少有效果的關係。已經固定成型的性格上的問題是不那麼容易更換的。接下來所要論及的就是關於同性戀的心性的偏差或心性的違常，有一點需要提到的是常人的性行為裏偶爾會部分地、暫時性地摻雜所為偏差或異常的性行為，是個程度上的區別。譬如男女性交前一起看別人的性行為的錄影帶，用來做性前的調戲；或者在性前挑逗時稍為輕輕地咬一下對方，給對方加痛而感到刺激，或者與同性的人接觸時會感到一時性的想親近的感覺等等。但是這種行為並不馬上被看成是“窺視症”、“虐待症”或同性戀的情況。因為這只是偶爾的、部分性的表現，並非是主要的情感表現或性興奮的主體。可是假如一個人每次性交時要先去偷聽或偷看別人的性行為，否則自己引發不起性的刺激，或者每次性交前要拷打對方，讓對方受苦才能獲得性興奮，這才被劃分為性異常。所謂“暴露症”的男人單靠暴露性器官於女性而靠對方被嚇壞的反應而感到性的興奮，這與一對男女在性前挑逗時男性向女性展示性器而提高彼此的性的興趣，有根本不同的性質，不用混為一談。總之，這些常人在平常生活表露

的短暫現象，或在性前遊戲當中所表現的各種行為，與病態的性異常好向相似而仍有一大段距離的差別。

再者，許多好似是異常的性行為常是正常範圍的現象，也可能是心理發展階段的一過性現象。假如是長久性的，是固定性的違常，是性格上的問題，才要被考慮是否已屬性異常的狀況。從很固定的同性戀，不容易更改，有的是雙性戀，隨情況與對象而會在兩者之間徘徊，而有的是只是一時性或環境性的發生過同性戀類似的性行為，可是在普通場合是異性戀者。因此，要以這種廣譜的觀點來了解並處理這些不同程度的情況，而不能以很呆板的同性與異性的角度來區別。<sup>26</sup>

在本論文當中，所要論述的並非是具有性障礙的人是悲慘的，抑或是同性戀的好與壞、正確或是非正確等問題。單純是以異常心理學的角度以及同性戀之要件來檢測《假面的告白》一作品當中男主角「我」，從幼年時期、少年時期到青年時期，這一段的成長過程當中所存在的男性與女性之間，對於「我」所帶來的影響，以及與其的交錯與糾葛。



---

<sup>26</sup> 曾文星編著，《性心理》，北京醫科大學出版社，2002年，p.131

## 第二章 在《假面的告白》當中男主角的幼年時期

### 第一節 三島由紀夫與《假面的告白》

在本篇論文當中，第一章的地方說明了何謂變態心理學，並且也解釋了其中包含在變態心理學當中的一環的性障礙部分以及關於同性戀的多種解釋與看法。在第二章的部分便是開始分析在《假面的告白》當中，男主角「我」與小說中的男性、女性的糾葛。在此之前先來了解《假面的告白》其故事大概。小說當中的男主角「我」在幼年時期就被其祖母用以強硬地手段與其母親分開，並由「我」的祖母扶養長大；「我」的最初的記憶視為清掃糞便的青年所吸引，十三歲的時時學會自慰的習慣，在中學時期愛上了野蠻無知的落第生的近江，「我」逐漸自覺自己的性傾向的錯亂，因為想和別人一樣進而開始自己偽裝表演，透過與友人草野的妹妹園子的交往，而與女人發生關連。但是，因為對與園子的接吻毫無感覺，因此拒絕她的求愛；大戰結束之後，恐怖的日常開始，自己覺得應該捨棄童子之身，不應該再迷戀男色。但是並未成功，因此自覺是性無能；其後與已婚的園子重逢，想要藉由園子來談一場放棄以肉慾為出發點而完全以精神為主的戀愛。但是在跳舞的時候，因為旁邊一位有牡丹刺青的半裸的男人激發自己的情感慾，忘記了園子的存在，而使「我」再度忘卻了異性的存在重回屬於男性的世界。

這篇作品充分表現了企圖擺脫道德、價值、倫理的束縛，以求疏遠社會、游離現實的精神狀態和文學觀念。此作品之巧妙排序來自三島由紀夫之手。而這一節所要提述的是，要從三島由紀夫的生長背景來看，因為生活的家庭因素對他造成了何種的人格特質以及對於他所撰寫的《假面的告白》此一作品有何影響。接下來要介紹的便是三島由紀夫的簡略介紹。

三島由紀夫的本名叫作平岡公威，於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一月十四日，在東京市四谷區永住町二番地（為現今新宿區四谷四丁目）出生；父親是平岡梓，母親是倭文重，三島由紀夫乃是其二人之長子。在昭和三年（一九二八）三歲的時候，三島由紀夫的妹妹美津子在二月二十三號出生；昭和五年（一九三零）三島

由紀夫五歲的時候，一月十九日弟弟千之誕生；三島由紀夫在年幼時期因為體弱多病，因此受到了祖母夏子溺愛地照顧。<sup>27</sup>

以上便是三島由紀夫的生長環境與其家族的構造。三島由紀夫是官僚家庭出身；而其祖母夏子具有日本貴族血統，她的父親是大審院判事的永井岩之丞。因此可以得知其祖母的家教是在高規格嚴厲的教育體制之下所調教出來。而三島由紀夫也是在擁有高社會地位以及不貧乏於經濟的環境下成長的人物。對於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三島由紀夫，他的母親說出了以下的話語。

雖然有一位健康的母親，但是對於公威的異常幼年時期的生活習性幾乎都是由祖母一手掌握，面對於這樣的情況，我這個作母親的卻是只能膽顫心驚地在一旁乾看著甚麼也做不了。<sup>28</sup>

由上述的一段話看得出來，三島由紀夫自小便體弱多病，他的祖母以此為由照顧他的生活起居。他的母親只能在一旁守護著，而教養三島由紀夫的責任便是落在祖母身上。而對於此無奈的情況三島由紀夫也說道了：

我在幼兒離乳時期被祖母從母親身旁奪走，成為了由祖母撫養長大的小孩，因為這個原因而造成母親的煩惱之始。<sup>29</sup>

關於三島由紀夫在成長過程當中，占有影響地位的人物是其祖母，這是眾所皆知的一件事情。川竹ジョジアヌ對於三島由紀夫以及其祖母之存在作了以下之說明：

<sup>27</sup> 松本徹・佐藤秀明・井上隆史編，《三島由紀夫事典》，勉誠社，2000年，p.682

<sup>28</sup> 秋山駿・他，《群像日本の作家18三島由紀夫》平岡俊文重「暴流のごとく」，小学館，1990年，p.194

<sup>29</sup> 《三島由紀夫全集補卷1》「母を語る—私の最上の讀者」〈初出〉婦人生活，新潮社，1958年，p.197

正好與希臘悲劇相同的是，在三島由紀夫也就是平岡公威的生涯，是從在其出生不久之後，便被父親這一方的祖母從母親的懷抱當中“奪走”這一件事情作為序幕。而祖母的權利以及決定權是大到連其父及其母皆不敢逆抗〈中略〉其祖母要與放棄舊體制中眾多價值觀的社會分庭抗禮，也因此始得其祖母在無意識當中交付了給其孫子的諾大使命。<sup>30</sup>

川竹ジョジアーヌ在上述的一段話當中所要強調的就是三島由紀夫的祖母的權利以及決定權是大於天的這一件事情。因為祖母要與放棄舊體制中眾多價值觀的社會做對抗，所以對於三島由紀夫託付了重大的使命。三島由紀夫的祖母的家世背景乃是出自於名門望族，祖母的父親是大審院判事，而祖母的祖父是海軍奉行，但是三島由紀夫所出生的時期是放棄舊體制中眾多價值觀的社會的昭和時期，所以要保持還是名門望族的此種體系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再加上，其祖母所嫁到的平岡家，其夫為樺太廳長官，而其子是農林水產局長，即使如此還是沒有辦法滿足三島由紀夫的祖母的那一種欲望。因此在這一種體制之下其祖母才會對三島由紀夫託付了諾大地使命。就是祖母對於三島由紀夫說出了成為武士吧

<sup>31</sup>另外還有一段是奧野健男對三島由紀夫的幼年時期的描述：

三島由紀夫只被允許和由祖母所挑選的三位女孩，在只有厚重的鐵門、如天高的圍牆的官邸中的一室玩耍。而和女生所玩的遊戲是在房間裡玩扮家家酒、摺紙、彈彈珠以及堆積木這些而已。當時同年紀的男孩兒們所熱中喜愛的戰爭遊戲、丟接球以及相撲這些遊戲的趣味性，三島由紀夫就在完全不知道的情況下度過了他的童年。<sup>32</sup>

<sup>30</sup> 松本徹・佐藤秀明・井上隆史編，《三島由紀夫論集Ⅲ世界の中の三島由紀夫》川竹ジョジアーヌ「三島由紀夫あるいは女の復讐」，勉誠社，2000年，p.160・161

<sup>31</sup> 松本徹・佐藤秀明・井上隆史編，《三島由紀夫論集Ⅲ世界の中の三島由紀夫》川竹ジョジアーヌ「三島由紀夫あるいは女の復讐」，勉誠社，2000年，p.163

<sup>32</sup> 奧野健男，《三島由紀夫伝説》，新潮文庫，2000年，p.46

由上述的描寫可以發現到三島由紀夫是個從小是在只能和女生玩遊戲的極度封閉環境下度過他的幼年時期的人。並且也能從中再次發現其祖母所掌握的權利是難以想像的大。而在這一種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子的環境下長大的三島由紀夫，對於他有會造成什麼樣子的影響呢？關於這一點奧野健男提出了以下的見解：

禁止三島由紀夫活動身體，並且不准他玩像男孩樣的遊戲，造成他與其他小孩的疏遠，而形成了這種異常的少年體驗。對於三島由紀夫的人格形成來說，是其祖母對他造成了相當大的缺口以及嚴重的歪曲。<sup>33</sup>

因此可以知道三島由紀夫自小在祖母的異常的庇佑下長大，讓他只與女生玩耍，不准玩像男孩般的野蠻遊戲。種種情形讓三島由紀夫過著與一般小孩不常見的異常少年體驗。同時在三島由紀夫的特殊人格形成當中也造成了缺口以及帶有歪曲的現象。也能夠從活在祖母所創造出來的世界的三島由紀夫的人格特質中，看出他往後有人說三島由紀夫具有同性戀傾向的端倪。因為關於同性戀是有先天論以及後天論這兩種論說。後天論的學者認為，同性戀與家庭環境與成長經驗有關；心理分析學派學者則將同性戀成因指向父親過於弱勢，母親過於強勢的家庭下的犧牲者。<sup>34</sup>因此三島由紀夫就是在具有強烈控制欲以及掌握有強大權力的祖母照顧之下，形成這種特殊人格特質，因此也難怪有人會說《假面的告白》其實就是三島由紀夫的自傳。

再從三島由紀夫的生長時間背景談起。他所出生時的歷史背景也是一項重要的考察。奧野健男整理出了下列的概要：

三島由紀夫是在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一月十四日出生。而昭和的年號則是從

<sup>33</sup> 奧野健男，《三島由紀夫伝説》，新潮文庫，2000年，p.48

<sup>34</sup> 廖國寶，《台灣男同志的家庭與婚姻—從傳統婚姻壓力談起》，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p.85

隔年的一九二六年開始，所以三島由紀夫的足歲便是和昭和年數相同。〈中略〉二·二六事件在昭和十一年發生的，那時候三島由紀夫滿十一歲；大東亞戰爭開始於昭和十六年，他那時十六歲；日本戰敗是在昭和二十年，而他是二十歲。

35

由上述來看，三島由紀夫的實歲年齡與昭和的年數相同，而昭和時期所發生的事件也是與三島由紀夫的年齡相重疊。所以也可以這麼說他在十一歲的時候經歷了二·二六事件；在十六歲的時候經歷了大東亞戰爭；而在二十歲的時候嚐到了日本戰敗的滋味兒。拿關於三島由紀夫在少年時期與當時日本所發生的事情做更詳細的比較。以下是松本徹的敘述：

在昭和六年〈一九三一〉九月三島由紀夫進入學習院初等科就讀，那時剛好是滿州事變發生的那一年；在隔年成立了滿州國，但卻在昭和八年三月的時候從國際聯盟當中退出；昭和十二年進入學習院中等科就讀，那一年的七月發生了中日戰爭。〈中略〉戰爭佔據了少年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sup>36</sup>

如上面奧野健男和松本徹所敘述的，三島由紀夫的年齡和昭和的年數一樣，從昭和六年開始到昭和二十年，也就是三島由紀夫二十歲為止之前，發生了滿州事件、日本從國際聯盟退出、二·二六事件、中日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大東亞戰爭以及日本戰敗這些事件。從另一種說法來講的話可以說是昭和時期的小歷史簡約版。也了解到了其實從三島由紀夫的幼年時期開始戰爭就占了他的人生一部分。而在這一種充滿戰爭的時代下所成長的三島由紀夫，對於其祖母渴望他能成為武士的冀望，對此，三島由紀夫說出了這樣的一段話：

<sup>35</sup> 奧野健男，《三島由紀夫伝説》，新潮文庫，2000年，p.9

<sup>36</sup> 松本徹・佐藤秀明・井上隆史編，《三島由紀夫論集 I 三島由紀夫の時代》松本徹「戦争、そして占領の下で」，勉誠社，2000年，p.13

不只在戰爭時期閱讀，就連現在也偶爾會看看《葉隱》，這樣子令我愛不釋手的理由不光只是它是一本會讓人不由自主地在行動的智慧和決意上產生反論的空前絕後的一本道德書之外，我對書裡頭所寫道的武士或者是武士道這樣的一個話題，懷抱著一種特別的情愫。而且，聽說在九州這個地方，自古以來就有聽說對於美少年要寵愛他們的這一種習俗存在。異性戀是軟弱的，反而是同性戀才是有武士道那一種男子氣概的精神的這一種想法存在。<sup>37</sup>

因此，一個被祖母希望能成為武士的三島由紀夫，與生長在戰爭已經成為他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時期的三島由紀夫，這兩者的時空背景是有相當程度的相關連。從三島由紀夫的幼年時期開始，他的對家庭內、對家庭之外的行動範圍和所接觸到的人、事、物關係，這所有的一切皆是掌控在三島由紀夫的祖母手上。三島由紀夫幾乎沒有和外面的小孩有所接觸，與同年代的男孩子在相異的環境下長大，就連和自己的親生父母親接觸的動作也遭受到限制。不僅沒有選擇玩的對象的權利，小孩子的全部的行動範圍都是操之在祖母的手裡。而在那一種戰爭紛亂的時期當中，祖母對三島由紀夫提述希望他能成為武士的這句話語也滯留在三島由紀夫自小的心靈當中。從上述的文章當中，提到了武士是與同性戀有相關連的這一件事情來看，這句「成為武士」的話語也巧妙地轉化成帶有同性戀色彩的意思。所以也因此證明了祖母從小對三島由紀夫有很深遠的影響，以致於三島由紀夫在《假面的告白》當中的人物時代背景的編排，皆和實際情境當中相差不遠，所以有許多學者提出《假面的告白》是三島由紀夫的自述記，其實這樣的說法也不為過。

---

<sup>37</sup> 《三島由紀夫全集補卷1》「新戀愛講座」〈初出〉明星，新潮社，1955年，p.41

## 第二節 與男性的交流

在第一節所敘述的乃是三島由紀夫與《假面的告白》其之間的關係說明。而在本章的第二節正式進入本論文之重點，第二節的論述重點便是將性障礙其中四種病症以及同性戀此等標準套用在作品當中，並且將其作品當中的橋段挑選出來，然後再加以說明進而將其歸類。首先，先將《假面的告白》當中的男主角「我」，也是旁白自述的角色「我」，他的生長過程劃分時期，從原作品當中來看，可以大致分為三個大區塊。第一個是從五歲到十二歲的幼年時期，而十三歲到大學入學以前則稱為少年時期，青年時期則是從大學入學之後一直到二十五歲左右為止。總共分為幼年時期、少年時期以及青年時期這三個不同的區塊。再從幼年時期、少年時期與青年時期這三個不同時期的時間點去探究其不同時期的男主角與男性、女性之間的交流。

首先在《假面的告白》此一作品的一開始，三島由紀夫就以第一人稱的方式開起故事的頭。

長期以來，我一直堅持說，自己曾經目睹自己出世時的光景。<sup>38</sup>

將故事當中的男主角「我」的身分點出之後，再以倒述的手法將其作品的故事延續下去。接下來在《假面的告白》的第一章當中提到：

最初的記憶，以不可思議的實在的影像使我感到苦惱的記憶，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的。<sup>39</sup>

這一段則是小說中的主角「我」與對他造成影響的生命中的第一個男人的開端。接下來描述作品當中的「我」在五歲那一年的時候所發生的事情：

<sup>38</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21

<sup>39</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25

一個人從坡道迎面走下來，女人就緊拽著我的手從馬路躲閃開，停住了腳步。〈中略〉從坡道走下來的，原來是一個年輕人。他前後挑著一擔糞桶，頭纏一條骯髒的手巾，有一張漂亮的紅潤的臉，和一雙炯炯有神的眼，他邁著穩重的腳步從坡道上走了下來。他是個清廁夫—掏大糞的人。〈中略〉我預感到這世上存在一種火辣辣的刺痛似的欲望。我一邊抬頭仰望著骯髒的小伙子的身影，一邊被一種「我想成為他」的欲望、「但願我就是他」的欲望，緊緊地糾纏著。讓人很明顯地想到這種欲望有兩個重點：一個重點是他的藏青色緊腿褲，另一個重點是他的職業。藏青色緊腿褲把他的下半身的輪廓清楚地勾勒了出來。它使我聯想起彷彿有一種東西在優美地活動著，正在向我走近過來。我對這條緊腿褲竟產生一股無可名狀的傾倒。<sup>40</sup>

在這一段當中很明顯地可以看出男主角「我」，對男性的性的意識描述。從男主角「我」對於挑糞男的緊腿褲產生出一種迷戀的情感來看可以知道其實男主角「我」是具有某種程度上的戀物情節。因為，有戀物症狀的人乃是指他的性興趣只有集中於某些身體或是物體上，然後利用身體的某一部分或是某些事物體上面來達到性興奮和性滿足。而且，「我」對於產生迷戀的物品並非女性之緊腿褲，而是男性的，這樣子的一種對男性的物品充滿著愛戀並且對象因為是男性而陷入一種不可自拔的情形，可以說作品當中這一段的描述充滿了幾絲的同性戀氛圍。另外，從一般常理來看，一個正常的男性並不會將焦點投射在另一名男性的腿上面，所以由此也可以感到一點點對同性有所愛戀的情感描寫；在第二個重點則是男主角「我」對於挑糞男的職業的描述。

我對他的職業感受到一種極度的悲哀，感受到一種徹身透骨的悲哀的憧憬似的東西，一種極其感覺意義上的「悲劇式的東西」。從他的職業產生一種「挺身」的感覺、草率的感覺、對危險親近的感覺、以及虛無和活力驚人混合的感覺。這些

<sup>40</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25

感覺洋溢出來，向五歲的我逼將過來，把我俘虜了。<sup>41</sup>

從這一段話當中以變態心理學的觀點套入來看的話可以得知，男主角「我」是具有虐待傾向的一個角色。因為在作品當中，故事的主人翁「我」將挑糞男的職業視為是一種悲劇性的東西。他將處理糞便這一件事情當作是親近危險的一種行為，「我」愛上了這一種讓人接近危險卻又可以使自己產生心理上產生快感的感覺。所謂的性虐待症〈sexual sadism〉患者通常為男性，由施加他人身體或心理的痛苦之想法或行為，而得到強烈的性興奮。真實的或幻想的受害者的痛苦，是引起他們性興奮的關鍵。<sup>42</sup>另外在作品當中，還有一段敘述是關於「我」對於男性之描述。

……還有一個記憶。就是汗味兒。汗味兒驅使我，激起我的憧憬，支配了我。〈中略〉沉重的軍靴聲、骯髒的軍服和肩扛的槍枝，是足夠吸引孩子的。但是，成為吸引我向他們索要彈殼這種樂趣所隱藏的動機，僅僅是他們的汗味兒。士兵們的汗味兒，那海風般的、像被黃金炒過的海岸空氣的氣味，搏擊著我的鼻孔，使我陶醉了。我對氣味的最初的記憶，也許就是從這種氣味開始的吧。<sup>43</sup>

在這一段也可以得知男主角「我」對於男性的性方面的情感是非常強烈的。就一般的五歲小孩來看，在那一個還是天真無邪的年紀對於英雄式，抑或是屬於男生陽剛的東西、存在物體或者是象徵是屬於非常有興趣的。因為小孩子在兩歲半到三歲期間，幼兒對「我是誰」開始有概念，會用「我」或「我的」來表示自己或屬於自己的東西，而對自己的性別的認同，則是幼兒建立自我概念很重要的一環。而比起三歲的小孩，四歲幼兒的「性別常識」豐富許多，他們對性別的差異也比前一年更好奇。五歲的小孩，對性別的興趣不再像前一年那樣濃厚，他們

<sup>41</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26

<sup>42</sup> Ronald J. Comer 著，林美吟、施顯焜譯，《變態心理學》，心理出版社，2004年4月，p.547

<sup>43</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30

了解兩性的差異，例如：「女生可以化妝或穿高跟鞋」、「男生不可以穿裙子」。性別差異除了男女生理上的不同之外，強大的社會壓力從嬰兒一出生便不斷地影響他們，塑造他們去扮演符合社會文化所認可的性別角色。幼兒時期，受父母及家庭的影響最深，隨著孩子的年齡增長，同儕、老師、學校，以至於社會，都在慢慢地塑造孩子扮演適合他〈或她〉性別的行為模式。<sup>44</sup>

然而在五歲時期的男主角「我」，卻是異常地對於汗臭味兒情有獨鍾，並且因為汗臭味兒又能使他沉醉在其中，進而有反應，以對象來看的話又並非是女性，而是男性的士兵，這又再度證明了「我」是有一定程度的戀物癖症，而且也是一位能藉由同性的某種地方使自己對於性方面能夠產生反應的人。在小說當中的主人翁「我」五歲時候的描寫還有一段也可以看出他對於男性有特殊喜愛的端倪。

我涉獵了孩子們所能觸及到的所有童話故事。但是，我不愛公主們。我只愛王子，更愛遭到殺害的王子們，遭死亡命運的王子們。我愛所有遭殺害的年輕人。〈中略〉不知為什麼當我把身穿緊身衣褲的王子們那種顯漏的裝束，與他們的殘酷的死結合在一起空想的時候，竟是那樣愉快呢？<sup>45</sup>

在這一段的敘述當中直接明白的表示主人翁「我」是不喜歡童話故事中的女性角色—公主，而心中所傾向的則是穿著緊身衣褲的男性角色—王子。這樣子的露骨地敘述毫不遮掩地直接點出我就是愛男性的這個重點。並且更直接的提述「我」愛遭到殺害的王子們這一段話。這種行為在異常心理學當中被歸類為是性虐待狂〈sadism〉。性虐待狂〈sadism〉這個字是源自於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的名字，薩德侯爵為了性的目的，殘酷的刑罰受害者，致使受害者最後精神失常。從狹義的定義來看，是指稱藉由對對方施加生理或是心理的痛苦或羞辱，而達到

<sup>44</sup> 信誼基金出版社編著，《3~6歲發展與教養對策》，信誼基金出版社，1999年，p.99·100·101

<sup>45</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34

性刺激或性滿足的情況。<sup>46</sup>喜愛遭到殺害的王子們，愛被遭到殺害的年輕人，我的這種極端的偏愛死亡的喜好，希望能致對方於死地而達到快感的這種喜好，可以得知「我」是帶有性虐待傾向的人。

最後，對於男主角「我」在五歲的時候，還有一段對於男性情感的描寫。

神輿來到了我們的面前。一律身穿夏季單衣、露出大份分肌膚的小伙子，以恍如神輿本身醞酏大醉似的動感蜿蜒行進。他們的腿不聽使喚，他們的眼睛似乎不是瞧著地面上。一個小伙子手持大團扇，一邊繞著人群的四周，一邊高聲吶喊，進行鼓動。有時神輿搖搖晃晃地傾斜了。於是人們又發出瘋狂般的吆喝聲，重新把神輿抬正了。〈中略〉然而，唯一鮮明的東西，使我覺醒，使我難受，使我內心充滿莫名的苦痛。那就是抬神輿的年輕人那種人世間淫亂的、明目張膽的、陶醉的表情。……<sup>47</sup>

在這一段所描寫的情景，雖然並非是大獵獵地將男主角「我」對於男性的性表示得很徹底，但是在作品文中所提到的露出肌膚、以及發出吆喝聲、抬神輿的年輕人的那種熱血沸騰的感覺使得「我」有股衝動，讓「我」陷入不可自拔的世界裡。並且強調出使「我」覺醒的東西是那明目張膽、淫亂又陶醉的表情。而使「我」陷入那世界裡的對象皆是男性，在「我」還是五歲的時候，已經在自己的意識當中發覺到只有男性才能啟發出他對性的感覺。因為在之前有提到說，要界定同性戀者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軍中、監獄的報告當中有顯視曾與同性者發生過關係的比例很高，但是，這是因為環境影響的關係，是有所謂的環境性。所以在軍中或是監獄裡，有一個人跑來告訴你說他曾經與同性發生過關係的時候，不必一定要把他當成是同性戀的個案，可能只是一時的同性戀的傾向而已；而大多數的同性戀的個案都有曾經與異性者發生過性行為的經驗，但是，仔細討論他

<sup>46</sup> Robert.C.Carson, James N. Butcher 著，陳美君等譯，《變態心理學》，五南，2003年，p.633

<sup>47</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42

們的性幻想或性高潮對象之後，發現仍然是同性，那這就可以代表說是同性戀者了。因此，在主人翁「我」的五歲的時光當中，從他第一次遇見了挑糞桶的清廁夫男子，他在自己的內心當中已經出現了所謂對同性有所性意識的型態，而對於在挑糞桶的清廁夫男子身上所穿的藏青色的緊腿褲也產生了異樣的情愫，在變態心理學當中符合了戀物癖〈fetishism〉之病症。再者對於行進當中的士兵們身上所擁有的槍枝、腳上所穿的軍靴等物品完全不感興趣，因為這一些皆是對於五歲孩童來說皆是英雄式象徵之物品，但是主人翁「我」卻是獨獨只對士兵身上的汗臭味兒感興趣。這又再一次地證明「我」的戀物癖〈fetishism〉情節。而且又因為是男性的汗臭味兒的關係，使他又再度有了對於性方面的聯想與衝動，所以男主角「我」有對於同性方面的喜愛癖好，在此段文章當中也能有相當程度的證明。在男主角「我」對於在閱讀童話故事書的時候，所注目的焦點並非是那公主，而是背負著悲慘命運抑或是死亡命運的王子。在這個地方直接點出「我」對於男性的喜好的偏執。最後在抬神輿的小伙子這一段，「我」把他在幼年時期對男性所存在的一種愛意做為對於之後「我」在少年時期與青年時期的時後的一段伏筆，亦可說幼年時期這一段期間，是「我」埋下對同性之間有所愛戀的一粒種子。

### 第三節 與女性的交流

在前一節所探究之內容乃為男主角「我」在幼年時期與男性之間的交流，並且說明對於男性的情感造成「我」的影響。在這一節所要探討的是故事的主人翁「我」，在幼年時期與女性之相關連，再以作品中所發生的橋段，以變態心理學的角度來加以論述。

首先，先從男主角「我」的家庭背景先論述起。故事的主人翁「我」是在關東大地震後的第三年出生的。在男主角「我」誕生的前十年，因為「我」的祖父在出任殖民地的長官時期發生了貪污事件，為了此一事件「我」的祖父替部下承擔罪過而引咎辭職。因為這樣的原因導致家道中落，出賣掉了房子，還因此背負了一大筆的債務，更遭遇上財產被沒收的命運，至此之後走上越來越貧困的道路。所以男主角「我」是在一間租來的破舊房子中誕生的。這幢房子座落在環境不甚理想的市鎮的一角上。在這幢租借來的房子當中，雇有六個女傭。家族成員有祖父與祖母、父親與母親。在我誕生之後，我的妹妹與弟弟相繼出世。因位男主角「我」自小的生活圈就圍繞在女傭、祖母與母親之間。因為男主角「我」從小就被父母親在二樓的地方養育，但是在「我」出生之後的第四十九天，祖母卻以在二樓養育幼嬰實在是太危險的這個理由當作藉口，從母親的手中將「我」搶奪了過去。而祖母將「我」關閉在她那終日緊閉的房門、充滿令人窒息的病痛和老朽氣味的病房中，祖母的病床和「我」的床是並排著，主人翁「我」就是在這一種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在「我」五歲的那一年的元旦早晨，從「我」的嘴巴當中吐出了紅咖啡果似的東西。被前來診斷「我」的主治醫師注射了強心針和葡萄糖，但是過了兩個多小時還是摸不著手上的脈搏跳動，到最後被宣判沒救。但是在家人準備替「我」舉辦喪禮的時候，過了一個鐘頭，「我」又奇蹟似地恢復心跳，活了過來。但是在那之後，體弱多病的我身邊就多了護士與女傭的照顧。男主角「我」從小開始在這樣的一個生活背景下成長，身邊盡是被女性所圍繞著。在「我」的五歲那一年的時候，和護士的一段對話可以看出當時在作品《假面的告白》當中一段男主角「我」對於男性愛戀的描寫。

這頁畫畫的是騎著白馬、高舉著劍的貞德。〈中略〉然而，有時候護士無意識地翻開這一頁，對在旁邊斷斷續續地偷看的我說：「小少爺，你知道這幅畫的故事嗎？」「不知道。」「這個人像男人吧？其實是個女人。這是個女扮男裝為國效勞奔赴戰場的故事。」「是個女人？」我擁起一股哀傷的心緒。本以為是他，其實卻是她。這個美麗的騎士，不是男人而是女人，又將會怎樣呢？—現在我依然對女扮男裝抱著一種根深蒂固的難以說明的厭惡感<sup>48</sup>

在這一段文中所描寫的是「我」與照顧體弱多病的「我」的護士之間的一段對話。因為要照顧體弱多病的「我」，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應該有許多常常碰面以及聊天的機會，可是，這一個對於「我」應該是處於照顧者的角色的護士，卻在「我」觀賞他所喜愛的畫本的時候，從照顧者的角色轉變成帶給「我」極度重大的傷害的角色。護士奪走了「我」對於他喜愛的畫本的期待。在這一段的文章當中並無提及男主角「我」與護士之間的感情與互動，反而是將護士定位成為剝奪「我」的喜愛的角色，使得「我」受到不小的衝擊與震撼，甚至反映出男主角「我」在內心當中只要是女人我就不行的心理層面的話語。另外，在畫圖中「我」所認為的美少年—聖女貞德，也因為與「我」原本內心所一直想像的有所不同，以為是男性的聖女貞德卻在這一刻將「我」的美夢敲醒。導致「我」對女性裝扮成男性的這一件事情有所憎恨的結果。

接下來，在這一段要提到的是在第一章當中所提到幼年時期是空間與時間發生糾紛的舞台，這座舞台是在新宿的劇場看見松旭齋天勝的舞臺所談論到的一段描述。

我看到「愛」就在我的眼前揭開了帷幕。原來是松旭齋天勝的舞臺。她那豐滿的身軀，活像《啟示錄》中的淫蕩婦的衣裳裹著，悠然地在舞台上散步。〈中略〉從本質上說，「想成為天勝」的願望，與「想成為彩電車司機」的願望是不同的。

<sup>48</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28

這一點，儘管朦朧，但我還是知道的。最顯著的不同，就在於前者幾乎可以說是完全缺乏對那種「悲劇性的東西」的渴望。對於想成為天勝的願望，我無需去咀嚼那種憧憬、愧疚、煩躁的混淆的滋味就過去了。<sup>49</sup>

松旭齋天勝是一位女性，而「我」想要從男性的角色變成一位女性的這一種描寫，在第一觀感上讓人覺得男主角「我」是否有變裝癖的喜好；閱畢這一段文章之後可以知道「我」對於想要變成天勝這種意願是非常強烈的，而這一段文章扮演著銜接著下一段文章當中「我」所要變成天勝的欲望的角色。

我從母親的和服中拽出了一件最鮮艷最華麗的和服。我像土耳其大官那樣，將用油畫色畫上紅玫瑰的腰帶層層纏繞在腰間，並用綉綢包袱皮裹住頭。〈中略〉我就這樣裝出一副正經的樣子，來到了祖母的起居室。我按捺不住內心如癡似狂的喜悅，一邊喊「我是天勝啊！我是天勝啊！」一邊在起居室裡來回走動。當時起居室裡有臥病在床的祖母、母親、一位來客以及照顧病人的女傭。我的眼裡，誰也沒瞧見。〈中略〉女傭制止了我。她把我帶到另一個房間，轉眼間就像拔掉雞毛似的把我這身毫無道理的服飾剝個精光。<sup>50</sup>

在這一段敘述當中，「我」把想變成天勝的這一份情緒直接化為行動，在變態心理學當中此種行為稱為扮異性戀物癖〈transvestic fetishism〉。它是藉由穿著異性服裝，打扮成異性而得到性興奮和性滿足。這種異常主要見於男性，雖然他們穿著男性服裝時，認為自己是一位男性；但是當穿上女裝時，他可能有身為女性的感覺。因為扮異性症通常不直接涉及他人，它被認為是沒有受害者的性偏差行為。另外在一些研究當中也發現了男童可能穿上女性服飾後受到家庭中女性成員的注意，認為他可愛，這些注意力和讚賞因此強化了男童的這種行為。<sup>51</sup>所以

<sup>49</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31

<sup>50</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33

<sup>51</sup> Robert.C.Carson, James N. Butcher 著，游恆山譯，《變態心理學》，五南，1994年，p.356・357

一般人會認為在《假面的告白》這一段敘述當中，男主角「我」是屬於有喜愛變裝癖的傾向。但是在〈DSM〉當中所提到的扮異性戀物癖〈transvestic fetishism〉是屬於一般異性戀者在進行扮異性裝扮行為時可以就由此行為進而得到性高潮與性滿足，但是若是同性戀者的話，他們藉由扮女性的裝扮只是為了一時的開心，並無性方面的關連。

在作品當中有一段文章提到為何男主角「我」對於扮裝癖的欲望會如此的高漲呢？

我這種打扮的欲望，是看了某部電影之後開始高漲起來的。這種顯著的表現，一直持續到十歲光景。〈中略〉這回我背著祖母和父母〈早就以十分罪過的喜悅〉，以弟妹為對象，熱衷於克萊奧帕托拉的打扮。<sup>52</sup>

在這一段文章中所提到的「我」，他的變裝行為，其實不光只是「我」他內心裡的情慾表現而已，從主人翁「我」的周遭描寫的人物也可窺探出「我」遭受到他的周圍女性的壓力。當「我」裝扮成松旭齋天勝，然後出現在祖母的起居室的時分，周遭的氛圍像是瞬間結凍一般，眾人皆是成傻眼狀態。這個時候女傭制止了他，祖母呆愣住，而一旁的母親則是臉色蒼白，精神恍惚，之後流下了眼淚。雖然在作品當中並未說明來客是男是女，但是就從女傭、祖母、母親這三個人的反應來看，可以清楚明白從這三位女性角度來看是不允許這一件事情的發生，也就是說「我」的變裝癖好在不被贊同的情況下被制止了。所以這更加深了「我」對於女性的一種抗拒，在心理層面上等於是蒙上了一層對女性有所排斥抑或是恐懼的陰影。另外，剛才也有敘述過的在這一段文中的敘述，一般人所閱讀到的這一段文自中，所自我解讀的一段話可能是男主角「我」是有所謂的扮異性戀物癖〈transvestic fetishism〉。但是在變態心理學的學說來看的話，男主角「我」是扮異性戀物癖〈transvestic fetishism〉這個病症是不成立的。因為在這一段文章的描

<sup>52</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34

寫當中，也並未有提到「我」所扮成天勝是因為可以引起「我」對同性之間性方面的關連。

因為就一般而言，在同性戀當中，雖然有變裝癖好者，但是他們變裝的原因並非是因為為了取得在性愛當中的愉悅感，只是單純地想要享受一下扮成異性的那一種感覺與滋味。另外，還需要再從五歲時期的「我」的生長過成環境來敘說，因為故事的主角「我」從小就是在全部為女性的周圍保護下長大的小孩，而在兒童期的時候，就有擁有了可以分辨所謂的性別類型的行為活動的知識。在不少的研究當中都顯示了，拿兩個紙娃娃給孩童看，其中一個名為「麥克」，一個叫做「麗莎」，然後在遊戲當中問他們，這兩個紙娃娃喜歡什麼、討厭什麼？還有，麥克、麗莎長大以後會做什麼？很顯然，二到三歲的幼童對於性別類型的行為活動，已有廣泛的知識。比方說，他們就相信女孩長大之後會清理房子，男孩子會當老闆，修剪草坪。<sup>53</sup>而且還有一點便是兒童期的性別角色的分界；兒童期性別角色有個相當引人注目的一面，就是男、女可逾越性別界線的程度，並不相同。男性角色的廣泛較嚴，換句話說，男孩當中較少發生偏離預期常軌的行為舉止，而且男孩一旦有所偏離，招治的非難也比較強。女性化的男孩，或所謂的「娘娘腔」，會遭人遏阻、被人嘲笑；但男性化的女孩，或所謂的「鐵姑娘」，則受到容忍。而顯現以上這些概化通論的事證，俯拾皆是；我們可大致概括如下：兩性很早就都知道，避免從事性別不宜的行為活動，對男孩來說十分要緊；遊戲中做出反串行為的，則多半是與男孩一塊兒玩的女孩。男孩們會面臨強大的同儕壓力，促其遵從性別角色。大人也會反對孩童進行性別倒錯的行為活動；這些看法並會再潛移默化之中傳遞給一週歲以上的孩童。男孩展現女性化行為，不僅會遭其他男孩揶揄、閃避，同時也會引起父母憂慮、驚慌。美國打從 1970 年代起，女性化的男孩就被視為需要醫治。例如芮卡斯〈Rekers〉和葉慈〈Yates〉描述「加大洛城分校性別診療計畫」〈UCLA Gender Clinic Program〉的情況時，即提到呈現「兒童性別錯亂」〈childhood gender disturbances〉的男孩。這些男孩愛穿女裝，愛

<sup>53</sup> John Archer · Barbara Lloyd 著，簡皓瑜譯，《性與性別》，巨流圖書公司出版，2004 年，p.139

玩女孩玩的遊戲，喜歡和女孩子做朋友。他們還會避免參與扭打遊戲、從事運動。這些男孩的父母，主要就怕兒子有朝一日會長成同性戀者。有一項追蹤研究，針對年齡原為十二歲以下的一組樣本，觀察他們成長到十三至二十三歲時的情況。結果顯示，原本女性化的男孩，變成同性戀或雙性戀者的機率確實高於對照組。其中，童年玩洋娃娃、扮演女性化角色的人，日後最可能發展出同性戀傾向。

目前已有壓倒性的證據顯示，幼年時展現性別倒錯的角色行為，是預測成年後同性戀的最佳指標。以此預測女性雖然行不通，但它對男性來說，始終非常管用。<sup>54</sup>所以，男主角「我」的小時候身邊都是圍繞著女性，所觸及的東西或事物也幾乎都是以女性為主，譬如軍隊練兵歸隊之後，路過「我」的家門口時，「我」總是喜歡向喜歡小孩的軍人的手上索取彈藥，但是這項行為卻被「我」的祖母因為危險的原因給禁止了，因此可以說是「我」的祖母促使了「我」在幼童時期的性別錯亂；另外，「我」喜歡扮演女裝這項行為也是讓男性兒童有性別錯亂的因素存在，而且在剛剛的研究敘述當中有提到一點，喜歡扮演女性化角色的人，在日後成為同性戀者的機會是偏高的，所以，因為生長背景的家庭，使「我」日後成為同性戀者的因素是確實存在的。

在作品當中，還有另一段也提到祖母不喜歡讓男主角「我」與其他同年紀男性玩伴遊玩的敘述。

祖母出於憐恤我的病弱之軀，還有出於顧慮，希望我不要學壞，禁止我同附近的男孩子們玩耍。我的遊戲夥伴，除了女傭和護士以外，就是祖母從街坊的女孩子中為我挑選出來的三個小女孩，僅此而已。一點噪音，諸如開關門扉聲、玩具喇叭聲、相撲聲，所有明星的響聲和震動，都會引起祖母右膝神經痛，所以我們的遊戲要比普通女孩子玩耍時更輕聲些。這樣，我就理所當然地更喜歡獨自讀書、疊積木、畫圖畫，以及隨意沉湎在幻想中。<sup>55</sup>

<sup>54</sup> John Archer · Barbara Lloyd 著，簡皓瑜譯，《性與性別》，巨流圖書公司出版，2004年，p.160 · 161

<sup>55</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37

在這一段文章當中有明確地提到說女傭以及護士是「我」的玩伴，又因為祖母不讓「我」沾染到壞習慣，所以將「我」帶遠離不好的環境當中；由此可以知道，祖母是掌握「我」的生殺大權之人。因此在男主角「我」的小時候的玩伴只有女性，沒有男性。也因此使「我」的兒童性別認同有所錯亂。因為這一種的不當的人際關係，容易帶與或是灌輸小孩在幼兒時期一種不正當或是不正確的影響。

在不言不語中，我被要求成為一個男子漢。不合心意的表演便開始了。映現在別人眼裡的我的演技，對我來說是一種試圖還原本質的要求的表現。映現在別人眼裡的自然的我，才是我的演技。從這時候起，我才朦朦朧朧地開始理解這種新械論。這種非本意的演技促使我建議「玩打仗的遊戲吧！」杉子和另一個堂妹就是我的對手，這樣的玩法是不合適的。<sup>56</sup>

只要在祖母的身旁，就必須要和女孩子玩非常安靜的遊戲的「我」，在這一段文章當中說到，「我」他和女孩子玩耍的時候必須要展現男子氣概。因為在安靜的環境當中，不能讓人發現他自己的本來樣貌的關係，所以「我」開始了不是「我」的表演方式。這樣子的一個表現看得出來「我」因為環境與家庭的關係，所以導致「我」必須要如此偽裝自己。另外，還有提到我才朦朦朧朧地開始理解這種新械論<sup>57</sup>的這一件事情，換言之，從別人眼中所看到的表面的「我」，對「我」來說卻是假面的；從別人眼中所看到的假面的「我」，對「我」來說卻是表面的。還有之前提到的「我」必須要和女孩子玩安靜的遊戲與和女生在一起的時候，「我」被迫要求要當一位真正的男子漢；因此，對於「我」來說，女生的存在只不過是一種玩伴的存在而已罷了。

除了女傭與護士這些大人的玩伴之外，其餘的玩伴就是祖母替「我」所找的

<sup>56</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38

<sup>57</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39

家附近的小女生當中所挑選的三位小女孩以及堂妹這兩種種類。「我」在祖母所挑選的三位小女孩的面前，不需要表演不合心意的演出；可是在堂妹這個親戚的面前，這種不合心意的表演演出是必要的。而對「我」來說幼年時期的女性玩伴只有兩種種類的存在，一種是需要演技的對象，而另一種則是不需要演技的對象；在此也可以發現到「我」也是有兩種種類的這一件事情。一種是需要在親戚面前扮演的我，另一種則是不需要作扮演並且強調男子氣概這一件事情的「我」。

在《假面的告白》當中，有一段是描寫「我」他對於女性的那一種厭惡感，甚至是恐懼感。

我欺負女傭、把她氣哭了的第二天早晨，我看到這個女傭卻以若無其事似的明朗的笑臉在伺候我吃早餐。從她的笑臉上，我領會到含有種種的意思。〈中略〉女傭站在飯桌對面，似乎對毒害的企圖失敗也毫不氣餒，只顧遺憾地望著全涼了的漂浮著些許塵埃的醬湯。<sup>58</sup>

在這一段當中男主角「我」因為惹了女傭哭，但是，隔天女傭卻是以開朗的笑臉去迎接「我」，令他覺得一切很不自然，所以害怕女傭在食物中下毒去毒害他。這也可以看得出來「我」在將欺負女傭這一件事情當作是想要挑戰女性威權的一種動作，但是，卻又擔心害怕在另一方面遭到被女傭在食物中下毒的那一種威權的襲擊與反噬。

因此，在男主角「我」在幼年時期，從這一些細微的地方就可以察覺到男主角「我」早就已經對於男性的偏執的影子了，「我」也是從這一些細微的地方認知到他是對於男性有一種特別的喜好，而影響到日後他的一些發展。

---

<sup>58</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37

#### 第四節 本章結論

在第一節的討論重點是放在三島由紀夫與《假面的告白》之間的關聯性，以三島由紀夫的家庭背景這個因素去探討對三島由紀夫的性格影響有多深。因為從小三島由紀夫就在其祖母的照顧之下成長，而《假面的告白》當中的男主角「我」也是遭遇到在襁褓時期就被其祖母用強硬的手段從其母親手中奪走的情況。同時將二者情況合而為一之後可發現，其實小說的內容與實際情況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例如在小說當中的「我」小時候是不能與男孩子一起玩耍，必須要與女孩子一起玩文靜的遊戲的這一段描寫，與實際生活中三島由紀夫在小時候所遇到的情況是不謀而合。對此奧野健男論述道：

在《假面的告白》當中所描寫的幼兒時期的記憶是非典型的特殊案例，與其他作品的關聯來看可以確實得知小說中的情節是基於三島由紀夫的經驗來描寫的。故事的主角，也就是三島由紀夫的特殊性慾望是受到祖母的影響所造成的。<sup>59</sup>

在第二節當中是要探討《假面的告白》此部作品當中的「我」與男性之間的交流關連。

男性部分

表一

對象	對「我」的影響
挑糞男	因為喜歡上「悲劇性」的存在 對其藏青色綁腿褲產生迷戀 由此可判定為有戀物癖〈fetishism〉 亦有性虐待狂〈sadism〉之傾向
士兵	喜歡上汗味，並且迷戀上

<sup>59</sup> 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刊行會編，《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叢書 三島由紀夫》奧野健男「三島由紀夫論—にセナルシズムの文学—」，有精堂，1972年，p.40

	由此可判定為有戀物癖〈fetishism〉
抬神轎的年輕人	因為抬神轎的年輕人的那明目張膽、淫亂又陶醉的表情，使「我」覺醒
童話故事中被殺的王子	直接說出我只愛王子 透露愛男性不愛女性 由此可判定為性虐待狂〈sadism〉

從表一的分類來看，可以知道故事的男主角「我」在幼年時期，身邊所存在的男性與女性是促成他的這種在心理學上所謂的不正常的性格因素之主要原因。首先，是苦惱於他的記憶當中的挑糞男，也是使「我」意識到性這個的主要端點，而且這裡所提到的性並非是異性之間，而是同性。由挑糞男來作為開端，並且由「我」來對於挑糞男的敘述當中透露了「我」的性格。因為喜歡上了挑糞男的青藏色緊腿褲的這種戀物癖之外，還有喜歡上挑糞男的「悲劇性」職業的性虐待症。向士兵索取彈藥的動機僅僅只是為了可以一嗅士兵的汗味而已。作品當中所提到的擁有汗味的對象也是男性。因此，從這裡不難發現到「我」喜歡男性的蹤跡了。還有童話故事中的王子也是成為「我」的喜愛對象。抬神轎的年輕人更是讓「我」呈現有性的反應；縱觀「我」在幼年時期與男性之間的關係，可以發現到都是沒有直接的交往關係，但是對於男性的性感受卻是越趨明顯的。雖然「我」對於男性的性感受越趨明顯，但是指向「我」就是同性戀的描寫還是稍嫌薄弱。不過可以知道的是「我」的諸等行為在異常心理學看來都是有需要矯正的地方。

女性部分

表二

對象	對「我」的影響
祖母	擁有強烈的支配欲望 使「我」有兒童性別認同錯亂

女傭與護士	挑戰權威
祖母所選的鄰近三女孩	只是一般的玩伴，不感任何興趣
聖女貞德	起初以為是男性，得知為女性後大失所望，失去變裝的興趣
堂妹	在她的面前必須要偽裝成男生的玩伴
克萊奧帕托拉與松旭齋天勝	想變裝的對象，但是並非扮異性戀物癖 〈transvestic fetishism〉

再觀表二所列出的「我」與女性之間的交錯。「我」從小看到克萊奧帕托拉與松旭齋天勝之後，湧起了一股想要變裝的欲望。但是，那只是一時的興起，無關於「我」使否存有想要藉由變成女性之後，然後再與男性發生關連的問題。只是，可以注意到的一點是，當「我」扮裝成女性之後的「我」的家人反應是憤怒的；以及「我」將女傭幻想成假想敵，這兩者之間雖然發生的橋段不一樣，但是，都是表示想要對於女性這一種象徵的權威做挑戰。而聖女貞德的存在，則是讓「我」失去變裝的欲望。接下來就是在「我」的幼年時期，擔任最重要的一個角色，也可以說是使「我」造成有兒童性別認同的這種障礙的推手。「我」的祖母。雖然是一位生病的老人，但是因為她的極度強烈的控制之下，她嚴重禁止「我」與男生玩耍，不可以與男性作危險的動作，只能和女生接觸。以致於間接塑造出只有女性的圈子，並且使「我」浸濡在那個世界裡。也使得「我」在日後對於男性所存有的一種情有獨鍾的性格。

### 第三章 在《假面的告白》當中男主角的少年時期

#### 第一節 與男性的交流

在第二章所要提到的是男主角「我」在十三歲到大學時期的少年時期，對於男性與女性之間的糾葛，以及周圍的男性與女性對於「我」所造成的影響。在第二章的一開始便劈頭寫說

近一年多來，我感到十分苦惱，那是獲得了奇形怪狀的玩具的孩子所感到的苦惱。我是十三歲了。<sup>60</sup>

首先，在第二章的開頭便提到“玩具”這個東西，在文章當中也有多段敘述提及道“玩具”。由此可以見知“玩具”在文中是處於一重要地位。所以，必須要先確立的是甚麼是“玩具”呢？因為玩具是男主角「我」的煩惱，另外，“玩具”也是與後面男主角「我」的惡習有相當大的關係，所以才需要明確地說明。在此事先將有描寫到“玩具”的橋段提出，並且從當中找出「我」對於同性之間的感情描述。

這玩具一有機會就增加它的容積，暗示它是根據不同的使用法而變成相當有趣的玩具。可是，什麼地方也沒有寫明使用法。玩具開始想同我玩的時候，我不由地無所措手足。有時，這種屈辱和焦躁越來越厲害，甚至讓我想要損壞這玩具。結果，我還是被這帶著撒嬌而神祕的表情的玩具、這不順從的玩具所折服，只好無所作為地凝望著它那種放肆的樣子。<sup>61</sup>

我產生這種想法、仔細觀察的時候，發現這玩具早已具備一定的的實實在在的嗜好，也可以說是秩序了。嗜好的系列，與我幼年時代的記憶聯繫在一起，再加上

<sup>60</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44

<sup>61</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44

諸如夏天的海邊所看到的裸體青年、在神宮外苑的游泳池畔所看到的游泳選手、同堂姐結婚的膚色淺黑的青年，還有許多冒險小說中的勇敢的主角，還有連接不斷的……迄今的我將這些系列，與其他的詩一般的系列都混雜在一起了。<sup>62</sup>

玩具也仍然是向著死亡、熱血和結實的肉體，抬起臉來了。我從學僕那裡悄悄借來了武俠雜誌，〈中略〉還有充其量是三級的不太肥胖而肌肉結實的力士的圖片……一看到這些東西，玩具就立即抬起好奇的臉來。如果說「好奇的」這個形容詞欠妥的話，那麼換個說法，叫「愛的」或叫「慾求的」也可以。<sup>63</sup>

這樣，我那不順從的玩具，豈止第一個目的達到了，連第二個目的——所謂「惡習」的目的也達到了，就這樣不知度過了多麼徒勞的時光。<sup>64</sup>

從上面這幾段的文章的描述可以發現到“玩具”是想主動與「我」玩的器具。並且，它擁有它一定的嗜好。嗜好的內容有與「我」的幼年時光的記憶聯繫在一起，回想男主角「我」在幼年的時期，他所經歷的記憶、使他難忘的記憶以及使他有所心動的記憶，皆是男性。例如：挑糞男、士兵、抬神轎的年輕人等等……這一些都是與「我」在幼年時期所聯繫在一起的記憶、使他怦然心動的記憶。另外，關於描寫“玩具”的嗜好是向著死亡、熱血和結實的肉體，於是“玩具”抬起臉來了。這段敘述與「我」在童年的時候，有提到童話故事當中被殺死的王子有關係。所以，因為“玩具”的嗜好與血腥、死亡有關係，再加上在第一章的時候有提到「我」是具有性虐待狂〈sadism〉特質的人，因為性虐待的人會藉著某些行為讓對方痛苦，進而達到性高潮。所以“玩具”的隱義越漸明顯。雖然在接下來的文章當中並未提到何謂第一個目的，但是在文中卻有提述到不只第一個目的達成之外，就連第二個目的也完成了。而這第二個目的便是「我」所稱呼的“惡

<sup>62</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44

<sup>63</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45

<sup>64</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45

習”。這樣的一個描寫，可以知道因為“玩具”的嗜好進而達成了“玩具”的惡習是息息相關的。而在下一段的文章當中裡又出現了“惡習”這一個名詞。

這白皙的無與倫比的裸體被置在薄暮的背景前，惺惺生輝。他身為禁衛軍而習慣於拉弓揮劍的健壯的臂膀，是在那樣合理的角度被抬了起來，恰好在其頭髮的正上方將其被細綁的手腕交叉著。他的臉，微向上仰。望著蒼芎榮光的眼睛，深沉而安詳地睜大著。無論是挺起的胸膛、緊縮的腹部，還是微微扭曲身子的腰部周圍，都飄逸出一種不是痛苦，而是音樂般的倦怠的逸樂的震顫聲。要不是箭頭深深射進他的左腋窩和右側腹的話，他這副模樣就像羅馬的運動健將，憑倚在薄暮的庭院樹旁休息，以恢復疲勞的樣子。<sup>65</sup>

因為「我」看到了裸畫的少年，並且少年的身體被箭深深插到他的左腋窩和右側腹裡。因為這一幅畫裡有「我」喜歡的死亡的感覺。

我看到那幅畫的一剎那，我整個存在被一種異教式的欣喜所震撼。我的血液在奔騰，我的器官在浮現怒色。巨大的、行將脹裂的我的這一部分，前所未有的激烈地等待著我的使用，責怪我的無知，在憤怒地喘息。我的手不知不覺地開始了不是受誰的教唆的動作。我感到有一種既陰暗又輝煌的東西，從我的內部迅猛地攻了上來。就在這一瞬間，這種東西伴隨著眼花撩亂的醜態迸發了出來。<sup>66</sup>

「我」看到了這一幅畫，表現出驚為天人的感覺，因此他進行了“惡習”。由此可以知道「我」的“玩具”是指男性身體的一個部份。而「我」的手對於男性身體的一部份進行了“惡習”這個動作，之後由「我」的內部迸發出來。這一連串的隱義的文字遊戲，將它說明白了其實就是自慰行為或是稱手淫；自我撫弄

<sup>65</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47

<sup>66</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48

及刺激生殖器以獲得性之快慰及滿足為之手淫。人類在嬰兒時期，即常自我刺激其生殖器官及其身體之性感部位；在學齡前期兒童，其興趣則集中在生殖器之撫弄；而進入青春期之後，生殖器之刺激能使其獲得高度之快感與滿足，此為真正之手淫。<sup>67</sup> “玩具”也就是男性的生殖器官。因此，在文章當中所提到的「我」愛被殺害的王子，以及看到死亡和熱血的圖片時候，會產生性反應這些情況來看，可以更加確定「我」是具有性虐待傾向的人。

接下來是《假面的告白》此作品當中，有著非常重要性的一段描寫，也是可以將此作品定位成有關描寫同性戀小說的一個重要證論點之一。那便是文章當中出現了「我」的第一個愛戀的對象。

那夥伴的這番話，使我本人無意識地把向來嚴格地加以辨識的那種「惡習」——我獨自的生活——同這種遊戲——我的共同生活——放置在難以避免的關連上。其他天真無邪的夥伴無法理解他的「你摸摸看」這句話的特別意義，不由分說地遽然往我的內心裝填，讓我理解了。<sup>68</sup>

在這一段文章裡的描述，還沒有很鮮明。只是同儕當中傳說近江的那個很大，要「我」下回玩遊戲的時候可以摸摸看。但是「我」因為沾染上了“惡習”，所以自然心中對這句不經意的話有所回應。同時使「我」對於近江有了感覺。

他突然把被雪濡濕了的皮手套按在我的發燒的臉上。我把身子躲閃開了。我臉頰上燃燒起活脫脫的肉感，它像烙印似地殘留下來。我感到自己用非常清澈的目光在凝視著他。……從這個時候起，我愛上近江。<sup>69</sup>

<sup>67</sup> Walter J. Coville, Timothy W. Costello, Fabian L. Rouke 編著，繆國光譯，《變態心理學綱要》，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p.161

<sup>68</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56

<sup>69</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62

這樣一段“我愛上了近江”的大刺刺表白式的描述，對於「我」的性別是男性，而內心所起的漣漪對象也是男性，直接點出了本論文所要論述的主題之一——同性戀〈homosexuality〉。匈牙利醫生克爾特〈Karoly Maria Bemlert〉發明了此醫學名詞，這個詞描述的是：對異性人士不能做出性反應，卻被自己同性別的人所吸引，也就是一個人基本或絕對被自身性別成員所吸引。<sup>70</sup>在此便可以完完全全地得知「我」是具有同性戀特質的人。

以這種東西做為基礎進行淘汰，終於形成了一種嗜好的體系。我之所以不認為是想愛理智的人，是由於他的緣故。我之所以不被戴眼鏡的同性所吸引，也是由於他的緣故。最後，我之所以愛上力量、充溢的血的印象、無知、粗野的手勢、粗笨的語言、通過所有的理智而絲毫未受腐蝕的肌肉所具備的野蠻的憂鬱，也同樣是由於他的緣故。<sup>71</sup>

這一段也是「我」對於近江毫不保留的愛的描寫。不管是不想愛理智的人、不被帶眼鏡的同性所吸引抑或是愛上力量、充滿的血的印象、無知、粗野的手勢等等……都是因為近江的關係。再觀之前提到的“玩具”的“嗜好”的條件也都是指向近江這一號人物，因為他賦有了這一些條件。

同學們的讚嘆聲沉地飄盪著。誰心中都明白，這並非對他力氣大的讚嘆。〈中略〉因為他裸露的腋窩下所看到的豐饒的毛，使他們大吃一驚。它長得如此濃密，甚至令人感到似乎沒有必要。可以說，少年們大概都是第一次看到這種茂密的夏草叢似的腋毛。近江的深深凹陷的腋窩長滿了腋毛，連胸脯的兩側都是毛茸茸的，就宛如夏天的雜草把庭院全覆蓋住尚嫌不夠，還要繁生到石階上似的。這兩處的黑色草叢，在陽光的沐浴下，閃閃爍爍，光潔可愛。〈中略〉在不怕傳染的人的

<sup>70</sup> 阮芳賦，林燕卿著，《人類性學》，華騰文化，2003年，p.51

<sup>71</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64

眼裡，他的肉體自然是作為一種責備映現出來的……少年們畏縮地向後退了。雖說我也相同，但又有所不同。在我來說〈這件事足以讓我臉紅耳赤〉，我看到他那叢生的東西的瞬間，就 Erectio 了。<sup>72</sup>

「我」在看到了近江裸露那腋窩下的豐盛的毛，以及胸脯上的胸毛，他之後的反應便是 Erectio。一般男性若是看到男性的裸體應該是不會有性方面的聯想，甚至是勃起。但是若是有的話，就會符合同性戀之界定標準。

我最想看的東西，可能就是這個吧。但是，看了它後的衝動，反而發掘出另一種意識不到的感情。那就是嫉妒……我聽見近江的軀體撲通一聲落在砂的上的聲音，他彷彿完成了一件什麼崇高的作業。我閉上眼睛，搖了搖頭。我自言道：「我已經不愛近江了。」<sup>73</sup>

在這一段當中所提到的「我」已經不愛近江了。因為妒忌的關係。

我們的腋窩下還沒有看到像近江長的那樣濃密的東西。僅有類似餘在發出新芽般的象徵性的東西。所以，在這之前，我對這部分並沒有特別留意。放置在我固定觀念裡的東西，顯然就是近江的腋窩。<sup>74</sup>

我有一顆強烈的嫉妒的心，甚至自己對自己說：我因此而放棄了愛。同上述的涵義相對照，我是仍然在愛。我發現自己的腋窩下，緩緩地、滿客氣地、一點點地萌芽成長，漸漸發黑，以至達到愛「同近江相似東西」……<sup>75</sup>

<sup>72</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74

<sup>73</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75

<sup>74</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77

<sup>75</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78

近江顯然介在這種情慾中。儘管如此，不可否認，我的情慾還是衝著我本身的那部分。這時，使我的鼻孔打顫的潮風，和把刺痛我裸露的肩膀和胸膛的強烈的夏日陽光，以及一望無際的闌無人影的情景簇擁而上，驅使我在藍天之下幹出了第一次「惡習」。我在自己的腋窩選擇了那個對象。<sup>76</sup>

在這幾段的敘述當中，知道了「我」對於近江的愛戀已不在，反而是將那份愛戀的感覺轉成到自己的身上。然後在晴朗的藍天之下做出了第一次在野外的“惡習”，其實，就是手淫行為。倒看「我」的行為之後，其實它是符合自戀性人格障礙〈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的特質。許多患者會利用別人以達到自己的目的，也許有部分是來自於嫉妒；同時，他們也相信別人在嫉妒他們。<sup>77</sup>在一剛開始「我」喜歡上近江的一切，包括近江的力量、粗暴，甚至是近江的腋窩毛。這些東西都是「我」所沒擁有的東西。當時間經過之後，雖然「我」的身體還是瘦弱的，但是，「我」的腋窩下卻漸漸出現變化。等到「我」的腋窩下的毛長得跟近江相似的時候，就將那股愛意轉移到自己的身上，由喜歡轉化成妒忌近江，再利用那股由喜愛轉化成的忌妒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以致於「我」第一次在藍天之下，做出了手淫的行為。

有個剛入高等學校的年方十八的英俊少年，肌膚白皙，嘴唇柔潤，眉目清秀，我知道它的名字叫八雲。他的容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我在他甚麼也不知道的情況下，從他那裡接受了一種快樂的禮物。〈中略〉因為多虧這個程序，我才能親眼看到八雲的風采，而且不必擔心他看到我這瘦弱的裸露，我卻能看到八雲半裸的軀體。<sup>78</sup>

這一段也是「我」對於男性喜好的描述。因為比「我」年紀小的八雲，他的

<sup>76</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80

<sup>77</sup> Ronald J.Comer 著，林美吟、施顯焜譯，《變態心理學》，心理出版社，2004年4月，p.706

<sup>78</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105

長相眉清目秀，肌膚白皙，是一位標緻的英俊少年。所以牽動了「我」的心。再加上，可以一睹八雲的半裸身體，使得「我」感到快樂。因此，在「我」的少年時期與男性的交流，雖然沒有直接性的接觸，但是，第一次的“惡習”以及第一次在野外的“惡習”都突顯了「我」在少年時期的那股對於男性之愛的渴望遠超過「我」在幼年時期的還多。而「我」是同性戀這個議題也完全地浮現出來。



## 第二節 與女性的交流

這一節所要論述的是「我」在少年時期與女性之間的交流情形。

這裡已經與原來的祖父母家相隔好幾個國營電車站和市營電車站之遙了。祖母日夜緊抱著我的照片抽泣。倘使我爽約，不按規定一周必須回祖母家留宿一次的話，祖母的病就會立即發作。十三歲的我竟有一個六十歲的深情的戀人。<sup>79</sup>

從「我」出生的四十九天起，就與祖母同在一起。生病的祖母不但因為不想讓「我」學習到不良的行為，因此禁止他與男性玩之外，還只准許只能安靜地和女生玩耍。「我」從小就不被祖母要求成為一位擁有男子氣概的人，反而是一再地在綁手綁腳的環境中長大，造成「我」有兒童性別認同的障礙。從這些地方可以發現到，「我」的祖母是一位擁有很強大的支配權的角色。

「啊，另外片倉的母親再三囑咐我問候你，她說今後會感到寂寞，請你來玩吧。」  
「傻瓜！」——我的心被一股激烈然而卻是充滿溫存的力量所撞擊，為之一驚。  
〈中略〉「傻瓜！」他又說了一句，「你也變壞了，笑得有些令人尋味啊。」<sup>80</sup>

這一段描寫當中，「我」單純地向同學傳達訊息，但是卻被投以那樣的回應。「我」有所不懂的是這一段對話的涵義。而在下一段他便了解了。

從情緒上說，我感到比這件事更淒慘的，是我的理解太遲鈍，這未必是來自我的無知，而是來自他和我的關心所在的明顯的差異。我所感到的差距之顯而易見，當然是可以預見到的。<sup>81</sup>

<sup>79</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46

<sup>80</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88

<sup>81</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88

因為「我」的同學所說的涵義，指的便是性慾的問題。但是，「我」對於女性是完全也提不出任何興趣的。因為從下一段的描寫就可以知道。

「可能是喜歡她的制服唄。穿在她身上很適體，覺得好唄。」當然，我壓根兒不曾領略過女售票員這種肉感的魅感。這是類推——純粹是一種類推——<sup>82</sup>

我不曾領略過女售票員的肉感的魅感，言下之意就是對女性完全沒有性的感覺。在那一個時期的年輕人都是對女體有很高的興趣，但是「我」卻是沒有的。所以，「我」所了解的明顯差異便是此一點。

我想像著我沒有任何慾望，但到了這種時候也會突然——簡直像是來自天外的靈感——產生 Erectio。我內心的百分之十卻在不斷低聲嘀咕「不，唯有我不會產生吧」，這就形成我的所有形式的不安，並表現了出來。然而，我犯惡習的時候，心中是否也浮現過女性呢？哪怕是一次。縱令是試驗性的。〈中略〉這是出於急情？大概是出於急情吧？我疑惑。所有的一切都是由於我走向人生的勤奮。總之我的勤奮都花費在這一點急情的辯護上，都充作使急情照舊發展下去的安全保障。<sup>83</sup>

當「我」發現了他與其他男孩的明顯差異時，他又不能夠直接表達自己真實的感受，而只好轉而偽裝自己，勉強自己去喜歡女性。而「我」所查覺到的差異就是他是喜歡男性不喜歡女性的這一個事實。

這些人為的努力，給我心靈上帶來了某種異常的麻木般的疲勞感。心靈的真正的部分，早就察覺到我是用帶有惡意的疲勞來抵抗我這種不斷對自己說我愛她的不

<sup>82</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92

<sup>83</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97

自然的狀態的。〈中略〉為了逃避這種東西，我又若無其事地向別的空想進軍。於是，我立即勃勃生氣，變成我自己，向著異常的心像旺盛地燃燒起來。而且這種火焰被抽象化後留在心靈上，這股熱情恰似是為她的，後來才牽強附會地加上了註釋——於是，我又一次欺騙了自己。<sup>84</sup>

但是，因為「我」自己也意識到喜歡上的這個對象是額田的姐姐，並且說愛她是一件不自然的事情，也是人為的努力。在異性戀的體制下，同性戀者隱密不得而見，其存在不被載入歷史，致使同性戀者看不到彼此，被孤立為病態的個體來對待。<sup>85</sup>因此，「我」選擇了以假裝愛上女性來隱藏自己。因此總歸一個原因，那就是「我」是喜歡男性的那一方，無法也不能釋出對女性的愛。



---

<sup>84</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104

<sup>85</sup> 鄭美里著，《女兒圈：台灣女同志的性別、家庭與圈內生活》，女書文化，1997年，p.74

### 第三節 本章結論

男性部分

表三

對象	對「我」的影響
夏天海邊的裸體少年 神宮外苑的游泳池看到的游泳選手 和堂姐結婚的淺黑膚色的少年 冒險小說中的勇敢主角	擁有與幼年時期的性因素相同的特徵
《聖塞巴斯蒂昂》的殉教圖	進行了第一次的“惡習” 由此可判定為性虐待狂〈sadism〉
近江	第一位愛上的對象
「我」本身	由對於近江的愛變成忌妒，再轉成愛自己的腋窩毛，並且第一次在藍天底下將自己的腋窩毛當成實行“惡習”的對象
八雲	因為長相英俊，所以成為「我」所以愛的對象

從表三所列出的表可以了解到在「我」進入少年期之後，對於男性與女性之間的認別差異越來越明顯。對於男性採取不甚明顯但卻大膽的示愛表現，從夏天海邊的裸體少年、神宮外苑的游泳池所看到的游泳選手、和堂姐結婚的淺黑膚色的少年，還有冒險小說中的勇敢主角。這些都是讓「我」有性方面的衝動因素；在父親房中所看到的裸體名畫之後，做了第一次的“惡習”；近江則是第一位讓「我」傾心的對象。「我」對近江的腋窩毛，以及他的大東西引起性的反應；另外，「我」放棄喜歡近江之後，喜歡上了自己的身體，進而將自己的身體當成進行“惡習”的一種媒介；而年輕俊帥的年輕人八雲更是讓「我」魂牽夢縈。

女性部份

表四

對象	對「我」的影響
祖母	因為祖母的阻止之下，使得「我」對於男性更加好奇，對女性不感任何興趣
女售票員	沒有感到任何性聯想
額田的姐姐	「我」說服自己是喜歡女生的，但是卻是人工性的幻想

反觀表四所列的女性的地方，因為祖母從小的重重阻礙，使得「我」對於女性不感到任何的興趣；當同儕覺得女售票員是屬於性的吸引力的同時，「我」卻是毫無感覺的。但是，「我」卻也害怕與一般人不同，所以選擇試著愛女生，但是得出來的結果卻是不自然的。所以可以說是在「我」的祖母專制管教之下一手造成的家庭環境的另類手段迫害下，成就了「我」的如此特殊性格。



## 第四章 在《假面的告白》當中男主角的青年時期

### 第一節 與男性的交流

在剛才第二章的部分提到「我」在少年的時期，對於男性的情感敘述是非常露骨的，並且從幼年時期開始到少年時期對於男性的渴求越來越激烈，以及對於男性的渴求形狀越來越明顯。相反的，對於女性卻沒有任何的感覺。即使有，那也是自己逼迫自己，讓自己有感覺的。接下來在第三章的部份要敘述的則是「我」在昭和十九年，也就是大戰結束的前一年的九月，從幼年時期就讀起的學校畢業之後，進入到了某大學的青年時期。

當「我」發現自己只對男體有興趣的當下，他選擇了面對自己真實的感情，毫不造作地、大膽地接受它。不管是充滿了悲劇性的殉教圖、身體充滿了力量，第二性象徵明顯的近江，抑或是長相英俊的八雲；「我」都是全盤接受。但是，「我」發覺到因為社會的觀點會使他和週遭的男性不一樣，所以他在表面上是選擇帶上一副面具來偽裝自己真實的情感，而在私底下則是誠實坦然地面對這份與可能會招致一般世俗不同的眼光看待的情感。

如果說這樣就是像禱告也可以嘛。這是微不足道的邪教儀式，誰都免不了會這樣做的。如果用慣代用品，使用起來也不會覺得不舒服啊。因為這玩意兒是特別立即見效的催眠劑。然而，當時你心上浮現的絕不是園子吧。〈中略〉你最喜歡的，是二十歲光景的無智的年輕人那股幼獅般的柔韌胴體。昨日一整天，你曾在心中把幾個這樣的小伙子幻想成裸體了吧。〈中略〉你走近替死鬼，用刀尖輕輕地胳膊和愛撫了它那緊繃的側腹的皮膚。替死鬼發出絕望的叫喊，他扭動身子，欲圖避開刀刃，恐懼的躁動聲愈發激越，赤裸的腳咯嗒嗒地在顫抖，兩個膝頭互相碰撞在一起。小刀沉甸甸地扎進了它的側腹。當然，你是在行兇。<sup>86</sup>

這一段黑暗的執拗的聲音是代表「我」內心的聲音。何以見得呢？因為「我」

<sup>86</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140

的內心的自白告訴「我」真相。「我」白天行走在街上的時候，只會直望著年輕得士兵和水兵。這些士兵和水兵的年紀都剛好符合「我」所喜歡的標準，他們的膚色曬得炯黑，缺乏知識、面露純真。只要「我」的目光一投射到他們的身上的話，便會開始打量他們的腰身。所以，這一段內心的自白代表了「我」從少年時期到青年時期對於男性的性的興趣都是都沒有改變。但是因為礙於社會的觀感，所以「我」不斷地壓抑自己。而下一段的描述更是「我」的內心更真實的自問自答。

這瞬間，你的喜悅真正成為人類的東西。為什麼呢？因為正是在這瞬間，你的固定觀念的正常性，才是屬於你的。不管對方怎麼樣，你從肉體的深處發情，這種發情的正常性，同其他男人是別無二致的。〈中略〉Ejaculatio，過後，野蠻讚歌的暖和氣殘留在你的身上，男女交歡後的那種悲傷是不會襲擊你的。<sup>87</sup>

從肉體的深處發情，以及Ejaculatio都是代表了「我」的自慰行為，也代表只有男性才會讓「我」有性的反應。在一般人發現自己可能是同性戀的時候，其實都會經歷一段所謂的適應期，也就是剛開始的認同困惑〈identity confusion〉，即是個體初次查覺自身的同性戀特質，開始感到內在的衝突，個體可能會開始尋求同性戀的相關訊息。但是此時個體並不願意接受自己的同性戀特質，而是運用否認或防衛的方式藉以維持異性戀的自我認同。<sup>88</sup>所以，才會產生這一種與自己內心的自問自說現象。

夜間十一點，這個可詛咒的來客回去後，我悶居在房裡，徹夜不眠。我抽泣不已。最後，總是血腥的幻想來安慰了我。我被比什麼都更接近更親密的殘忍、不講道理的幻想擊敗了。<sup>89</sup>

<sup>87</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141

<sup>88</sup> 江思穎著，《基督男同志生命故事之敘說：信仰與性傾向衝研的認同歷程》，中原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p.8

<sup>89</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179

當「我」結束了與自己內心的問答之後，「我」做了選擇，他還是選擇繼續隱藏自己。因為我被比什麼都更接近更親密的殘忍、不講道理的幻想擊敗了。<sup>90</sup>所以，還是重回了面具的懷抱當中。他以血腥的幻想來安慰自己，也就是再次的進行自慰行動。

接下來這一段故事的場景是發生在「我」參加錄用文官考試及格，大學畢業之後在一官廳任職時期的事。「我」與園子在西餐廳見面的事情。

他約莫二十二、三歲，舉止粗野，肌膚淺黑，五官端正。他半裸著身子，重新將被汗水濡濕了的呈淺灰色的白圍腰子圍在腹部上。他不斷地加入夥伴們的談話，加入夥伴們的笑聲，他像有意慢吞吞地圍上了腰圍子。〈中略〉曬得黝黑的半裸的肩膀像塗上了油，閃閃發光。從腋窩的隙縫中露出來的黑毛，承受著陽光的照耀，捲曲起來，發出金色的光。<sup>91</sup>

「我」所看到的這個男人，與他在少年時期對於男性所想的憧憬有些許的類似。肌膚淺黑與和堂姐結婚的肌膚淺黑的少年一樣；舉止粗野與腋窩的隙縫中露出的黑毛，令人聯想到近江。這一段又是「我」對於男性的情慾描寫。從少年之後，「我」對於男性的情慾不再封閉，直接地敘說承認愛男性的這一個事實。

我看到它，尤其是看到結實的胳膊上的牡丹圖案的刺青，就被一股情慾所襲擊。我熱烈的注視，固定在那粗壯而野蠻卻又無與倫比的美麗的肉體上。他在陽光下笑了。他仰面朝天時，我看到隆起的粗大喉嚨。〈中略〉我只考慮一件事。那就是他半裸著身子走到盛夏的大街上，同流氓痞子們戰鬥。銳利的匕首穿過腰圍子，刺進了他的胴體。微髒的腰圍子被血潮染成美麗的色彩。<sup>92</sup>

<sup>90</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179

<sup>91</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197

<sup>92</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197

從剛才上一段開始是「我」對於這一位皮膚淺黑的男子的肉體上的描述；而這一段則是對這一位五官端正，皮膚淺黑的男子的情慾上描寫。當「我」看到他結實的手臂上有牡丹圖案的刺青時候，「我」就又被男性的情慾給迷得神魂顛倒了。「我」幻想那位皮膚淺黑的男子在大街上與人決鬥，被鋒利的匕首刺穿所流下的血，也讓「我」的情慾高漲。因為，「我」無法將視線從那位皮膚淺黑的男子身上移開，甚至於忘了園子的存在。「我」對於男性的身體如此的癡迷，甚至忘記了女伴的存在，這一種描寫「我」的生理、心理的情況，在在證明了「我」就是同性戀。



## 第二節 與女性的交流

在「我」的幼年時期與少年時期，所出現的女性角色幾乎都是以在家庭中出現的祖母為中心。只有在少年時期的時候，才有因為「我」在學校與同儕之間的交流之後，「我」的內心當中才出現的女性這個影子。但是那一些出現的女性都不能真正啟發出「我」對女性的性吸引力。在「我」的青年時期出現了一位女子——園子。接下來的一段便是要探求同性戀的「我」與異性戀的園子之間的交流。

毫無疑問，我是以前在草野的家裡看見過彈鋼琴的姑娘。〈中略〉有時她端上茶來，我只看到眼前她那雙輕盈而敏捷地走動的腳。也許是由於沒有看慣當時女人穿流行的紮腿式勞動服或長褲的腳吧，這雙腳的美使我深深感動。<sup>93</sup>

「我」對於園子所採取的行動是不敢正視她和與她交談。乍看之下似乎是害羞的表現。因為「我」並沒有看習慣當時的女性那樣的穿著，再加上園子的腿令「我」心動。

一個身穿淺藍色大衣的少女，從對面的台階上走了下來。她是牽著小妹妹的手，護著小妹妹一級級地沿台階走下來的。〈中略〉園子好像還沒有發現我。我則可以清楚地看到她。我有生以來還沒有見過一個標緻得如此打動我的心的女性。我心潮澎湃，變得神清氣爽了。我這樣寫，讀者讀來會難以相信吧。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我無法區分開我對額田的姐姐這種人為的單相思與這種澎湃的心潮。因為這種嚴格的分析，只有在這種場合才沒有理由被置之不理的。<sup>94</sup>

在上一段提到說「我」喜歡上園子的腿，而在這一段的敘述提到說「我」對於園子的心動，遇見園子這個女生之後「我」好像意識到女性的存在了，但是仔

<sup>93</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110

<sup>94</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117

細去咀嚼文字可以發現到，其實「我」對於園子的感覺只是在於她那雙美腳罷了。因為那雙美腳使「我」感受到女性的存在，但是並非是因為園子這一位女性的關係。

因為「我」沒有辦法區分開「我」對額田的姐姐是人工性的喜歡與對待園子的這份情感的不同處。說明白些，其實就是都相同的意思。接下來的一段文章也是「我」的自我表白，關於自我內心的一段告白。

往常的「表演」完全化為我的組織的一部分。它已經不是表演了。這種將自己裝扮成正常人的意識，侵蝕著我心中存在的本來的正常性，成了必須一一勸說的它只不過是被裝扮了的正常性。反過來說，我大概漸漸成了只相信虛假的東西。這樣的話，從一開始我就把接近園子的心，當作是虛假的。這種感情，實際上是想把它看作是真實的愛。也許這種欲望就是帶著假面具表現出來的東西吧。這樣一來，說不定我已開始變成一個甚至連自己也無法否定的人了。<sup>95</sup>

當“表演”這個名詞出現的時候，就知道「我」又戴著假面具在行騙了。雖然「我」說這並非是表演，這是一種正常性。但是其實這是一種欺騙自己的做法。因為環境所造成的關係，同性戀只能在現有條件中處處為隱藏身份計量著。而在隱身的過程中，由於必須隱藏真實的自我並且塑造可以在生活中公開的樣貌，因此不僅比一般人多耗費了一份心力，對自我的完整性也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否定與破壞。同性戀者一旦決定了不現身，便只有藉著隱身的方式身處於社會中，也勢必要遭受到在自我展現上的分裂與切割，以隱藏無法在眾人面前公開的那一塊。<sup>96</sup>因此，「我」戴上面具，是一個能讓「我」可以安心地處在這個社會上的一個自我保護方法。

<sup>95</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124

<sup>96</sup> 謝坤霖，《不只向妳說聲NO—男同志面對異性追求的經驗探究》，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p.46

我的嘴唇突然被一種濃重的油膩的東西封住了。牙齒互相碰撞發出了聲音。我怕睜開眼睛。這時候，一雙冰冷的手緊緊地夾著我的臉頰。不大一會兒，千枝子脫身了，我也半支起身子。在昏暗中，兩人面面相覷。千枝子的姊妹原來就是個淫蕩婦。〈中略〉我不知道這種接吻是否帶有肉感。不管怎麼說，最初的經驗本身就是一種肉慾，因此這種場合的辨別，也許是無用的。<sup>97</sup>

這是「我」的第一次接吻的經驗。但是，他卻將他的初吻經驗形容得很不堪。「我」形容他與接吻的對象的感覺竟然說是像是被一種油膩的東西給黏住了。牙齒間的碰撞發出了聲音。這樣的一段描寫讓「我」感覺到並不美好，而且接吻的對象連「我」自己本身都不知道是不是有帶著性的感覺之下去進行接吻這一件事。雖然接吻本身是肉慾的一種表現。

園子在我的懷抱裡了。她氣喘吁吁，臉龐像火一般通紅，深深地壁上了眼帘。她的嘴唇膩膩潤潤，豔美極了。但是，依然沒有能夠撥動我的欲望。不過，每時每刻我都在期待著。在親吻中，也許會出現我的正常性、我沒有虛飾的愛。機械在迅速轉動。誰也無法制止它。我用我的嘴唇緊貼她的嘴唇。一秒鐘過去了，沒有任何快感。兩秒鐘過去了，還是一樣。三秒鐘過去了。——我一切都明白了。<sup>98</sup>

這一段是「我」與園子接吻的描寫橋段。「我」努力地試著命令自己去經驗這份異性戀的愛，但是在接吻的三秒鐘過後，明白了自己與園子的不可能。一位同性戀者對於要回應一位異性戀者的愛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為礙於社會的關係不能公諸於自己的身分，給與的適時回應又是虛假的。因為對於覺得有必要隱藏自己身分的人來說，社會情境是一個持續不斷地挑戰及掙扎的壓力來源。<sup>99</sup>兩個人在激情的時刻裡，異性戀者的園子對於「我」的愛意是無法壓抑的，可是，

<sup>97</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148

<sup>98</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156

<sup>99</sup> G. M. Herek 著，江淑琳譯，《污名與性取向》，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p.182

就一位同性戀者的立場來看因為無法洩漏自己的真實身分，所以努力地支撐著內心的那一塊屏障不讓它傾倒。另一方面也要認真地扮演好在眾面前的那一位虛擬角色。雖然給予異性戀的回應是虛假的，但是在同性戀的「我」心深處也必定有著莫大的壓力吧。

我認為不可能的事中於發生了。我沒有預料到我和那家子人對戰爭的感受方法和思考方式竟存在如此巨大的差異。〈中略〉就說自己吧，迄今自己在戀愛，可為什麼竟沒有意識到呢？我浮現出奇怪的輕蔑的一笑，又將信重新讀了一遍。〈中略〉只要我認為從一開始就不愛園子這樣一個小姐就行了。只要我認為自己被小小的欲望所驅動〈撒謊的傢伙！〉欺騙了她就行了。沒有什麼道理可以拒絕。只接吻是沒有責任的。——「我根本就不愛園子。」這個結論使我欣喜若狂。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成了這樣一個男子：我根本不愛一個女子，卻誘惑了她，對方一開始燃起愛，我又拋棄了她。我距一個誠實的道德家的優等生是多麼遙遠啊！……儘管如此，我不可能不知道，世上哪有一個色鬼不達目的就把女子給拋棄的……<sup>100</sup>

在這一段「我」選擇不跟園子結婚。因為「我」根本就是一個不愛女人的男人。「我」在這一段也是直接說明了不愛女性這一句話。但是當他知道即使是有肉慾的接吻方式還是提不起「我」對女性的性慾望的時候，他就放棄了。因為「我」愛的是男人。

接下來的幾段描寫都是「我」與女性進行親密行為的時候，不能行男人的正常本能去呼應對方的敘述。

義務觀念促使我擁抱這個女人。我摟住她的肩膀剛要接吻，她就搖晃著厚實的肩膀笑了。「不行。會全沾上口紅的。要這樣啣。」她張開那滿口金牙的紅唇大嘴，

<sup>100</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167

伸出像木棍似的有力的舌頭。我也模仿著伸出了舌頭。舌尖相觸了……一般人可能不懂，那種無感覺的東西類似強烈的痛苦。我感到渾身強烈的痛苦，而且渾身麻木，簡直是感受不到的痛苦。我把頭落在枕頭上。十分鐘後，確定是不可能了。羞恥使我的膝蓋發抖了。<sup>101</sup>

這一段是描寫「我」與娼婦接吻的情形。「我」不但完全沒有任何的感覺，甚至還感到苦痛。這一點也看出了「我」與正常的女性接吻的不能。

一個最標緻的小姐在相互糾纏的慌亂中跌個屁股蹲的當兒，裙子被捲到大腿上，她可能有點醉意，自己沒有發現，卻一味地大笑。她的大腿白皙，光潔可愛然而，打那天以後，我與以前的我不同了。我毫無羞恥心——也就是毫無那種天生的羞恥心——宛如望著某種物質那樣，我直勾勾地凝望著那雙白皙的大腿。遽然由凝視而來的被收斂了的痛苦降臨在我的身上。痛苦這樣告訴我：「你不是人。你的身體是無法與人交際的。你不是人，而是一種奇妙的悲哀的生物。」<sup>102</sup>

這裡所說的“天生的羞恥心”是指一般正常男生看到女生的白皙大腿，都會有害羞而感到羞恥的行為表現。但是「我」卻是看了女生的白皙大腿之後卻沒有感到任何的害羞與羞恥之心。所以這裡所說的“毫無羞恥心”其實就是指「我」不覺得對於女性沒有產生任何的性反應是一件寡廉鮮恥的事。這裡又再次的證明了「我」對女性不存有性感覺的這一件事。

<sup>101</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178

<sup>102</sup>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p.180

### 第三節 本章結論

男性部分

表五

對象	對「我」的影響
二十三歲的五官端正的少年	<p>迷戀於那淺黑色的皮膚、端正的五官以及半裸的身體，還有那連想到與近江相似的腋窩毛，具有同性戀之性質</p> <p>還有幻想少年與流氓械鬥時，被刀刺中流出鮮血的情節，由此可判定為性虐待狂〈sadism〉</p>

參閱表五可以知道在「我」的青年時期與園子在餐廳所遇見的那一位二十三歲的年輕人正是和「我」從幼年時期到少年時期所理想的目標的綜合體。舉止粗野與露出的腋窩毛剛好與「我」的第一位戀愛對象近江有著相同的條件；而肌膚淺黑則與「我」的堂姐結婚的對象相符合；英俊美少年八雲的長向也是符合五官端正這項選擇的。「我」所幻想的當中打鬥之後所流下鮮血的情節也與那悲慘式的殉教圖不謀而合。所以「我」雖然與園子身處在同一場地，但是卻因為遇見了「我」的夢想的綜合體，才使他忘卻了園子的存在。在這一個部分也延續了幼年時候的「我」有性虐待〈sadism〉傾向的性格。

女性部分

表六

對象	對「我」的影響
親戚的姊妹	有接吻，但是沒有任何的性慾
園子	<p>感覺到腳美麗</p> <p>接了吻，可是卻沒有性慾</p> <p>想說服自己對園子的愛是真實的，但是</p>

	到最後還是無法欺騙自己的本心
娼婦	有接吻，但是沒有任何的性慾，甚至感到痛苦
腿白皙的女性	看到女生的腿，卻沒有任何的羞恥感

看了表六的圖之後，可以發現到男主角「我」在青年的時期與女性有了的身體上的接觸。這個部分是「我」與女性有了接吻這個動作。在作品當中所要敘說的是一般的男性與女性在進行這個動作的時候，都是基於雙方有肉慾情感的聯想所才會做出的一個行為；不管是娼婦、女生的白皙雙腿抑或是男生對於女生的一種羞恥感。首先是要這個男人對於女性要有性的幻想成份在，上述的條件才能成立。可是，故事的主人翁「我」卻是與女性連接了吻都感受不到性的感覺，一點性慾都沒有。但是，男主角「我」還是想要努力地將女人這個角色導入進是引起性慾的一個重要存在。可是即使有了引起性慾的白皙美腿、接吻這些的誘因，「我」還是不能夠對於女性有性的反應。這個結果只有一個答案，那就是「我」只對「我」所界定條件的男人有興趣。即使「我」最後與園子相互幽會，想要藉此喚回對女性的情慾，卻是因為心中只有存在男性的情感性慾而最後是以徒勞無功的方式收場。

## 總結

由三島由紀夫所著寫的《假面的告白》此部作品當中，男主在角「我」的描寫年齡是從其出生到二十歲左右的記述。在本篇論文的第二章第一節當中的內容已經探討出從三島由紀夫的家庭背景的因素去看對於《假面的告白》的影響多少。社會學家作田啓一採用同性戀的觀點來看待《假面的告白》與三島由紀夫之間的關係。

《假面的告白》當中的男主角「我」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同性戀者。三島由紀夫在二十四歲的時候發表了《假面的告白》此一作品。我覺得這是一部作者將自身非常切實的問題用以非常直接的方式來描寫的作品。<sup>103</sup>

作田啓一提到說《假面的告白》當中的「我」是一位真實的同性戀者。作者將自身切實的問題用非常直接的方式來表達，而這自身切實的問題便是同性戀的問題。松本徹也覺得《假面的告白》是自敘性非常濃厚的一部小說作品。<sup>104</sup>因此將《假面的告白》與三島由紀夫的背景互相照合之後可以發現，三島由紀夫把男主角設定成一位同性戀者的這種表現方式是坦率且頗富真實感的。在《假面的告白》一作品當中，對於同性戀的情事並不是直接地赤裸裸描寫男性之間的性行為情況，只是，從本論文第二章開始分析之後所得到的結果是雖然小說男主角「我」沒有與故事之中的任何男性有過性行為。在主流論述界定上的標準，通常會有幾個向度：譬如不可抑制的想要和同性有親密行為的幻想；同性間的愛戀行為，且情感和情慾的對象只限於同性；是持續性而非情境性、或偶發性的行為。<sup>105</sup>因此，對於男主角「我」從小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意識到男性的身體能夠讓他產生性興奮進而達到性滿足。這樣子的一種雖然沒有實際行動的行為，卻已經符合了同性戀

<sup>103</sup> 作田啓一，《個人主義の命運》，岩波新書，1981年，p.147

<sup>104</sup> 佐藤秀明編，《三島由紀夫《金閣寺》作品論集近代文學作品論集成17》，三好行雄「背徳の倫理—「金閣寺」三島由紀夫」，クレス出版，2002年，p.25

<sup>105</sup> 劉安真，《女同志性認同形成歷程與污名處理之分析研究》，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所博士論文，2000年，p.32

之標準。

本篇論文的結構共分為四大章，是以醫學上探討心理學病因的準則書《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當作主軸，再以三島由紀夫的名作品《假面的告白》此書，當中的故事男主角「我」的從小到大的生長環境、過程來當副軸，並驗證其主角之人格特質及其性向，而最終不以文學角度來看，單純以心理學角度來定義其是否為一本同性戀小說的這種方式穿插建構而成。

在第一章解釋了異常心理學的定義，並且，也對於被歸類至異常心理學當中的病因之一的性障礙做了詳細說明。在這其中“同性戀”這一個名詞已經被正式從〈DSM〉當中消除掉，同性戀已經不再是一種心理疾病了。因此，本論文就以符合同性戀之條件的要點，並且將其作品當中的男主角「我」所發生的行為做統整。譬如在作品當中有提到說「我」在閱讀童話故事的時候喜愛的橋段便是慘遭殺害的王子。童話故事當中的王子為了拯救妹妹以及為了要與美麗的妖精結婚，而必須要經歷過七次死亡的試煉。口中含著所富有魔力的鑽石，所以能夠死而復活。那王子必須要經歷的死亡有被龍咬死、被大蜘蛛抓到後，被其體內的毒針所螫，然後喀滋喀滋地被吞食、被水溺斃、遭火燒死、被蜜蜂和蛇咬傷然後被吃掉以及被如大雨般落下的大石頭給砸死等等。但是，到最後王子卻都能復活安全歸來。「我」非常不能夠理解這樣子的結局安排，所以他會用手遮住一些文字，使其內容變成王子被龍咬傷之後流出了一大片的鮮血，無力抵抗以後慘遭吞食。「我」非常滿意這樣子的一個故事結局，也對此有著濃厚的興趣。如此喜愛施加痛苦於動物或是他人而產生強烈的情緒體驗，並無意中產生性興奮的行為，<sup>106</sup>用〈DSM〉的標準來檢閱「我」的這種行為是符合了性虐待症〈sadism〉。將《假面的告白》小說當中的橋段提列出來之後，再以〈DSM〉作比對，檢閱是否為異常心理學當中的病原之一。

第二章的部分便是引用《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當中所列出的心理疾病來對《假面的告白》其作品進行分析。首先，是從男主角「我」的幼年

<sup>106</sup> Robert.C.Carson · James N. Butcher 著，游恆山譯，《變態心理學》，五南，1994年，p.361

時期開始來檢閱起。在「我」的幼年時期，與生活環境週遭的男性和女性的交錯糾葛做為分析要點。

第三章就是從男主角「我」的少年時期與其男性、女性之間的交流來進行了查驗。

第四章則是對於男主角「我」在青年的時期，與男、女性交集的內容來做了解析。

首先，在第一章的開頭解釋了異常心理學的定義。異常心理學亦可稱之為變態心理學，因此，在本論文當中此名稱是交叉做替代使用。變態心理學當中有許多的分門別類，例如有心身症、性障礙以及性格障礙等等……，而在其中“性障礙”便是本論文所採用的依據之一。在性障礙之中也有幾項的分類，因為是以《假面的告白》此作品當成驗證病因的範本，所以，作品內容當中並無提及到的性功能障礙便不納為此探究之範疇。符合同性戀的要件也是本論文的重點之一，所要界定的標準會因為實際的情況而有所改變，因此，僅以作品當中所敘述的內容為主要界定依據。《假面的告白》小說當中的內容並未提到在異常心理學當中所包含的性障礙之性功能障礙這一部分，所以，針對小說的內容提出了在〈DSM〉當中包含了八種特殊的性倒錯：戀物癖〈fetishism〉；扮異性戀物癖〈transvestic fetishism〉、窺淫癖〈voyeurism〉、露陰癖〈exhibitionism〉、性虐待狂〈sexualsadism〉、受虐淫癖〈sexual masochism〉、戀童癖〈pedophilia〉以及觸摩癖〈frotteurism〉，來檢閱《假面的告白》這部小說。而其中窺淫癖〈voyeurism〉、露陰癖〈exhibitionism〉、受虐淫癖〈sexual masochism〉、戀童癖〈pedophilia〉和觸摩癖〈frotteurism〉是與小說當中的內容沒有關連性的，因此不加入作品探究之行列。

第二章開始便以在第一章當中所提到的異常心理學的類別性障礙當中所訂定的病因，以作品當中的男主角「我」進行了驗證。將男主角「我」在幼年時期所接觸的對象分為男、女兩個部分，從這兩個部份去做探究。首先，得到的結果是，男主角「我」在幼年的時候，與男性尚未有直接的肢體接觸，但是在淺意識當中，卻是對男性有了模模糊糊未成形態的印象。從剛開始的挑糞男，因為異常

地喜歡上他的悲劇性的存在，並且對挑糞男的青色綁腿褲產生愛戀的情愫，基於異常心理學性障礙當中的病因來看，是符合戀物癖〈fetishism〉以及性虐待狂〈sadism〉這兩項的病症。當其他同齡的男孩愛上的是槍枝彈藥這種東西的時候，「我」卻是異常地喜歡上士兵的汗味，這種行為被判定成戀物癖〈fetishism〉。而抬神轎的人使「我」意亂情迷，這種迷亂的，對於男性有感覺的下意識一直延續到「我」的少年時期。

在女性對於「我」的幼年時期的影響當中，祖母是佔最重大的一個地位。祖母不但在「我」出生後的第四十九天之後就將「我」占有著，還以不讓「我」同男孩子學習到不良的行為，所以變相式的將「我」從男生群當中隔離，使得「我」的周圍全是被女生包圍。這樣的動作也使「我」有了兒童性別認同錯誤的現象。因為會造成兒童性別錯亂的一些原因當中，有包含了缺乏同性認同這一個項目，以男孩為例，可能因父親經常不在家，或者是由單親媽媽獨自養育，或男孩為家中獨子，其他都是姊妹，因此缺乏同性別的學習對象。<sup>107</sup>也或許是這個原因，讓「我」在幼年時期便對男性有了想了解的渴望，甚至是變調的性格。另外，「我」的變裝事件，因為不符合〈DSM〉所敘述的扮異性戀物癖〈transvestic fetishism〉條件，所以，便無任何的異議之處。總而言之，發現了「我」的祖母是在「我」的幼年時期女性當中有著不可忽視的定位。然而，對於「我」是喜歡男性的闡述還沒有相當明顯的描寫。

第三章的部分銜接著「我」在幼年時期對於男性的性那模糊的下意識的延續。而且，在少年時期對於男性的描寫部份有了重大的突破。不僅在父親的書房裡對著《聖塞巴斯蒂昂》的殉教圖作出自淫的動作之外，還有喜歡上了比「我」年紀大的近江。這是在文中「我」直接大膽地說我愛上了近江這一句話。同時也點出了《假面的告白》這本作品是一部關於同性戀的小說的重點。「我」在父親的書房裡，一邊看著《聖塞巴斯蒂昂》的殉教圖一邊自慰的主要因素是因為《聖

---

<sup>107</sup> 楊嘉宏，《國中「娘娘腔」學生的性別展演》，國立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7月，p.9

塞巴斯蒂昂》當中的男子被箭射中，透露出悲劇式的哀傷感，使得「我」達到了性高潮的此種行為是被稱之為性虐待狂〈sadism〉。喜歡上擁有英俊外表的八雲與將自慰行為的對象轉移到自己身上的自戀的「我」，是屬於有著異常人格特質的同性戀者。而在女性的這一部分敘述，還是偏重於「我」對女性是沒有任何性方面的興趣，即使同年齡的男生已經開始意識到對於女性的“性”這一件事情，「我」還是不甚了解。但是，當「我」注意到自己得性理解與一般男生不同的時候，他開始強迫自己去喜歡女生。可是，結果卻是無疾的。這也是反向式地證明了「我」是愛男性的。

第四章當中的「我」與男性的交集描寫並未敘述太多，唯有集「我」的喜愛標準於一身的二十三歲的五官端正的少年的出現，給「我」帶來極大的衝擊。只有男生才能讓「我」帶來性的衝動與性的滿足的敘述瞭然於目。而鮮血所帶來的性快感又再度地讓「我」被判定為是有性虐待狂〈sadism〉傾向的人。在與女性交集的描寫上，出現了園子這一個女生。原本以為可以與她發生異性之間的情誼的「我」，結果還是沒有辦法。只好屈於現實的社會面「我」戴著假面與園子發生接吻。因為，若是要不想戴著假面在世人面前現身告白，是需要經歷如山高，似海深的挑戰；現身是一種政治性的表達，行為目的所期待的顯他人對自我性取向的認定與接受，但是社會對於同志主體仍至於邊緣性的位置，想要現身必須先跨過許多污名論述的藩籬。<sup>108</sup>可是，「我」的自己的內心卻是騙不了的，他到最後還是放棄了。他想要告訴自己愛園子，可是對女性卻絲毫提不出一點性慾。故事的最後一章節敘述到在日本戰敗以後，「我」仍舊與結了婚的園子偷偷見面，在餐廳中「我」再度地告誡自己要崇於現今的正常社會，欲與園子談一場精神戀愛，但卻因為身材精壯、皮膚炯黑的的年輕男子的肉體使得「我」又重回了迷離的男體世界當中。從幼年時期開始，「我」對男性的性的興趣已在不知不覺當中萌芽了，即使成年以後與女性有了肉體上的接觸，想要再更進一步的接觸，卻是因為「我」是愛男性的這個重點，而宣告終止。所以，在這當中即使「我」有幾

<sup>108</sup> 潘皆成，《雙重衣櫃：已婚男同志的生命敘說》，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p.91·92

次告訴自己不能再身陷男體的囹圄之中，但卻是愈陷愈深。而以此得出的結果可以證明「我」是同性戀的看法是更加確立的。

在一連串的驗證探究之後，可以得知「我」在其一生當中影響最深的一位人物便是其祖母。而「我」從幼年時期到青年時期，只有對於男性的性才能引起他的性反應，這證實了「我」是一位同性戀者，而《假面的告白》一書也可因此定位成一本關於同性戀的小說。「我」在作品當中，男主角「我」是一位同性戀者，但是，同性戀這個名詞的定義並非是異常的。然而，在作品當中所描寫的「我」的性格裡面卻是隱藏了一些戀物癖〈fetishism〉、性虐待狂〈sadism〉諸如此類的異常不穩定的人格特質。因為社會的壓力，所以對於女性的虛情假愛，也藉由戴著假面具的方式來告終，再度回到屬於「我」所愛的男性世界裡。

三島由紀夫在昭和二十四年，也就是他二十四歲的時候創作了《假面的告白》這一部小說。在作品的一開頭就敘述出了「我」的出生和家庭狀況，「我」在有著喜愛控制別人並且掌有控制權的祖母照顧著的環境下成長。而後將錯就錯地把「我」引進了光怪陸離的內心世界；進而描寫「我」在青春期的時候對於同性的大膽愛戀情感。「我」對天生的孱弱感到羞愧，慕戀強健而又富有野性的同性青年近江，立志進行精神上的自我鍛鍊，但是「我」卻對肉體的成長感到不滿意。「我」懷著嘗試戀愛的心態接近異性，終於與同學的之妹園子戀愛，卻因為感到自己缺乏肉體的能力而導致關係結束。在戰後，園子與別人結婚，但是「我」還是試圖與她偷偷約會，想要嘗試完全捨棄肉慾的精神戀愛，卻因為一個野性的青年人的肉體使「我」再次忘卻了異性的存在。在本論文的主要主題就是以異常心理學的立場將小說的當中所提到的「我」的家庭背景以及其中男、女角色與「我」的關係作考察。並且從中了解到在男主角「我」的不同的三個時期所發生的事端，對「我」人格所造成的異常影響。

舉例來說在「我」的幼年時期因為多病的身體，其祖母以此為理由將「我」變相性地軟禁起來照顧，並且限制「我」的玩伴只能有女性，不許與男性為伍。而形成了「我」自小的與一般正常男性不同的性格以及想要擺脫由強勢的祖母所

握有的女性主權和所創造的世界。另外，啟發「我」對於男性的情慾面的一角色清掃糞便的男子也在「我」的幼年時期佔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因為「我」除了有迷戀上那青年的藏青色綁腿褲的戀物癖之外還對那挑糞男有種若有似無的情感。可以說是對「我」的男性情感啟發者。而在少年時期的「我」對於男性的情感是從幼離期轉化成了成熟期。因為喜愛上了擁有「我」所夢寐以求的強壯身體的近江。這一段描述也是足以能夠證明「我」就是同性戀的證據。《假面的告白》是一部同性戀的小說的此一說法也不容置喙。雖然對於男性的情慾之門已經大開，但是「我」亦意識到不容於社會的同性情感，所以他嘗試與女性交往，卻因為內心的已成立的既定情感〈也就是只愛男性〉，卻落得無疾而終的下場。「我」在少年時代對於女性的情感，無法伸出雙手接受。但是在青年時期的「我」再次調適自己的內心；他與其同學的妹妹園子談戀愛，誤以為這次可以不需要再欺騙自己，誠實地去愛女生，殊不知身上有刺有牡丹刺青的身材壯碩少年卻又讓「我」找回真實的自己，使「我」繼續戴著假面具渡過他的人生。本論文以異常心理學的立場來探討《假面的告白》，從中得知了「我」是一位帶有異常心理性格的同性戀者，而造就此原因的幕後操手來自其家庭背景中的祖母一角色。所以也可以這麼說，會影響一個人的成長過程及人格因素，其背後的家庭因素佔了非常大的成份，這也是本篇論文所得出的結果。

在撰寫這篇論文的時候，發現到除了以異常心理學的角度來探究《假面的告白》此一作品之外，其作品內容當中還有許多的可以從不同角度去探索的地方。例如：可以從美術學的角度去看作品當中所提到的殉教圖的美、用三島由紀夫真實存在的時代背景去與《假面的告白》當中所描述的時代背景作兩者的比較，抑或是從女性的觀點來分析「我」的祖母和園子等等……。另外，在撰寫本篇論文的資料部分，都是以異常心理學最淺略的方式去作佐證以及說明，收集資料的不足以及要再作更精密的資料收集，都是今後筆者要檢討、努力和補正的地方。

## 参考書目

### 日文書目

- 1 秋山駿・他，《群像日本の作家 18 三島由紀夫》，小学館，1990 年
- 2 奥野健男，《三島由紀夫伝説》，新潮文庫，2000 年
- 3 板垣剛，《極説・三島由紀夫》，夏目書房，1997 年
- 4 伊藤悟，《同性愛って何？》，緑風出版，2003 年，4 月
- 5 川島勝，《三島由紀夫》，文藝春秋，1996 年
- 6 佐藤秀明編，《三島由紀夫《金閣寺》作品論集近代文學作品論集成 17》，クレ  
ス出版，2002 年
- 7 作田啓一，《個人主義の命運》，岩波新書，1981 年，p.147
- 8 橋本治，《「三島由紀夫」とはなにものだったのか》，株式会社新潮社，2002  
年 1 月
- 9 松本徹・佐藤秀明・井上隆史編，《三島由紀夫事典》，勉誠社，2000 年
- 10 松本徹・佐藤秀明・井上隆史編，《三島由紀夫論集 I 三島由紀夫の時代》，  
勉誠社，2000 年
- 11 松本徹・佐藤秀明・井上隆史編，《三島由紀夫論集 II 三島由紀夫の表現》，  
勉誠社，2000 年
- 12 松本徹・佐藤秀明・井上隆史編，《三島由紀夫論集 III 世界の中の三島由紀  
夫》，勉誠社，2000 年
- 13 三島由紀夫，《仮面の告白》，新潮社，2007 年，7 月
- 14 三島由紀夫，《三島由紀夫全集 1》，新潮社，2000 年 11 月
- 15 三島由紀夫，《決定版 三島由紀夫全集 27》，新潮社，2000 年 11 月
- 16 三島由紀夫，《決定版 三島由紀夫全集 33》，新潮社，2000 年 11 月

- 17 三島由紀夫，《決定版 三島由紀夫全集 34》，新潮社，2000年11月
- 18 三島由紀夫，《三島由紀夫全集補卷 1》，新潮社，1976年
- 19 和田利彦編輯，《日本書紀》，春陽堂發行，昭和9年12月
- 20 A.サミュエルズ，氏原寛、李敏子共譯，《こころの病理学》，培風館發行，1991年6月
- 21 G. C.デビソン J. M.ニール著，村瀬孝雄監訳，《異常心理学》，誠信書房，1999年6月

### 中文書目

- 1 三島由紀夫著，唐月梅譯，《假面的告白》，木馬文化，2003年9月
- 2 阮芳賦，林燕卿著，《人類性學》，華滕文化，2003年
- 3 佛洛伊德著，林克明譯，《性學三論・愛情心理學》，志文出版社，2000年
- 4 周華山，《同志論》，正港資訊，1999年
- 5 信誼基金出版社編著，《3~6歲 發展與教養對策》，信誼基金出版社，1999年
- 6 曾文星編著，《性心理》，北京醫科大學出版社，2002年
- 7 鄭美里著，《女兒圈：台灣女同志的性別、家庭與圈內生活》，女書文化，1997年
- 8 Christopher Peterson 著，杜仲傑等譯，《變態心理學》，桂冠，2002年
- 9 G. M. Herek 著，江淑琳譯，《污名與性取向》，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
- 10 Havelock Ellis 著，潘光旦譯註，《性心理學》，左岸文化出版，2002年
- 11 John Archer・Barbara Lloyd 著，簡皓瑜譯，《性與性別》，巨流圖書公司出版，2004年

- 12 Ronald J. Comer 著，林美吟、施顯焜譯，《變態心理學》，心理出版社，2004年4月
- 13 Robert.C.Carson，James N. Butcher 著，陳美君等譯，《變態心理學》，五南，2003年
- 14 Robert.C.Carson，James N. Butcher 著，游恆山譯，《變態心理學》，五南，1994年
- 15 Walter J. Coville，Timothy W. Costello，Fabian L. Rouke 編著，繆國光譯，《變態心理學綱要》，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

### 論文

- 1 江思穎著，《基督男同志生命故事之敘說：信仰與性傾向衝研的認同歷程》，中原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 2 楊嘉宏，《國中「娘娘腔」學生的性別展演》，國立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7月
- 3 廖國寶，《台灣男同志的家庭與婚姻—從傳統婚姻壓力談起》，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
- 4 劉安真，《女同志性認同形成歷程與污名處理之分析研究》，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所博士論文，2000年
- 5 潘皆成，《雙重衣櫃：已婚男同志的生命敘說》，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 6 謝坤霖，《不只向妳說聲 NO—男同志面對異性追求的經驗探究》，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